

標註十八史略讀本

大賀富二再補
今井匡之校訂

七

俣
7
7

リ 8

7

7 止



甲 卷六

立齋先生標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七

後學 臨川 陳殷 音釋

熊本縣 大賀富二 再補

後學 今井匡之 校訂

味

哲宗皇帝名煦初為延安郡王神宗末漸立為太子先

是蔡確遣舍人邢恕邀高公繪欲使白太后言延安中

幼岐嘉皆賢王也公繪懼曰公欲禍吾家亟去恕包藏

禍心反謂太后與王珪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子顥賴已

及章惇蔡確得無變且播其說於士大夫間矣神宗崩

太子即位甫十歲太皇太后同聽政熙寧中太后已嘗

建陽 劉剡 標題

熊本縣大賀富二再補

再補哲宗神宗第

太子時改名煦年

方十歲太后即宣

仁太后英宗正配

通鑿皇太后權同

處分軍國事

又蔡確與邢恕謀

立岐王顥乃遣恕

語公繪高姓公繪

名太后姪也恕邀

之而歸家便業岐

王顥嘉王顥皆英

宗子也注以為哲

宗二兄誤公繪懼

一作公繪驚

○太皇太后同聽

再補與北鷄晨異

門 8
編 7
卷 7

東 學 樓

標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七

○首罷東京戶馬

再補通鑿太后下

詔曰先帝建立政

事以澤天下而有

司奉行失當幾於

煩擾不能布宜實

惠云々罷戶馬

○罷提卒保甲等

官

再補便蒙按注以

顯為岐王顯外一

人亦哲宗兄疏謬

甚矣

又綱鑿參考宜仁

太后正配英宗生

三子長神宗次岐

王次嘉王

又案文章亦為國

家有用之一品然

以文章為用者至

宰執則非其據也

世以文章為學問

者有焉而不為王

珪者鮮矣

○兒童走卒皆知

司馬君實

再補便蒙言有名

望以手加額者合

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光居洛十
 五年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神宗升遐赴闕入臨
 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
 公母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
 懼歸洛已而召為執政臨去聲吊哭○河南程顥以
 是歲卒顥字伯淳弟頤字正叔兄弟皆從濂溪周惇
 頤受學惇頤字茂叔博學力行聞道早遇事剛果有
 古人風為政嚴恕務盡理以名節自礪雅有高趣臆
 前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黃庭堅稱其人品甚
 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有太極圖通書行于世顥
 頤初從之首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

流涕為神宗言安石變法不便既垂簾知天下厭苦日

久首罷東京戶馬罷京東西路保馬罷京東西物貨場

罷諸州鎮寨市易抵當罷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

平免役息錢罷在京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糧巡教等

官罷方田等皆從中出大臣不與音吁去聲舍人唐

侍左右掌獻納四方之書太后神宗母高氏神宗崩尊為

太皇太后岐嘉哲宗二兄顯亦哲宗兄賴已之已音紀為

神之為去聲罷抵當神宗時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甲宅

或率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一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

罰錢百分之二今罷之罷汴云罷汴河堤岸司每歲所

收地課及所放市易常平免役料息錢免行錢先是京

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類有倍折神宗時呂

嘉問奏衆行願出免行錢詔從之至是罷從中出自太

后出不與○王珪卒珪以文章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

之與音豫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

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

訖云頤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蔡確韓縝為左

人之道也。語本論語程顥於張載為外兄弟之子。載於顥叔父行也。故曰表叔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故曰明道先生。
又人才輩出正氣將復天下欣欣望有所成視之於奸黨紛紛營私之朝何啻天淵女后臨朝亦有若美事又叔善也後學得聞之於先輩以善其身
又綱目顯資性過久充養有道又云遇事優為又云深有意經濟按伯子之天賦自高加之學問其所成誠

文為己任。顥嘗言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熙寧中以新法不合去國。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表叔張載弟頤為首。其死也。文彥博采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為之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質質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頤嘗語人欲知吾之道者觀此序可矣。
是歲元豐八年頤音怡 濂溪號周惇頤周姓惇

有由矣。其被召遽死可不惜哉。
又張子勇往無前真豪傑見其書知其自脩之功蓋其天資多僻學問之力能採之最其為不可及者改過之速是耳先儒已言之又邵子天稟却高徒容不迫最是其所長與張子相反而皆好氣象○邵雍精於物數再補便蒙物一作象言通于周易精于象數
又邵子之數有用之數云徒長姦雄真是名論世人多挾人所不知詐妄無不到邵子蓋患

頤名太極圖形容無極太極陰陽五行之妙通書四音吹表叔外親曰表夫音扶賀賀焉無見自千四百
年之後明道先生去孟子之世凡千四百年語去聲
張載字子厚初無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乃盡弃其學而講焉有東銘西銘正蒙理窟等書行于世人謂之橫渠先生無所不學孫吳佛老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中顥嘗在考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雍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雍歎其聰明雍欲以數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邢恕欲受雍不許曰徒長姦雄雍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擊壤集歌傳于世人謂之康節先生富弼司馬光等

之也。而後世傳會
穿鑿動輒假名托
姓以神其術所謂
詐妄幻沒鬼設誣
俗惑世頑乎犯其
所患者抑何意耶
又叔子嘗言今農
夫祁寒暑雨深耕
易耨播種五穀吾
得而食之百工伎
藝作為器物吾得
而用之介冑之士
披堅執銳以守土
宇吾得而安之無
功澤及人而浪度
歲月晏然為天地
間一蠹
○司馬光為左僕
射
再補青苗免役將
官之法猶在而戎
之議未決光歎曰

皆深敬重之共城縣屬衛州共音恭數如字下並同推音吹下同中音去聲加一倍法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類推之無窮長音張上聲皇極云取大中至正應變無窮之義觀物篇卷二卷宋自歐陽脩以古文倡天下文章雖大變而儒者義理之學至周程出然後大明雍惇頤載皆歿於神宗之世至是顯又歿惟頤在學者宗之為伊川先生倡音唱導引先也○元祐元年蔡確罷確與章惇邢恕相交結恕往來傳送語言自謂有定策功言官王覲極言惇確及韓縝張璪明邪劉摯朱光庭蘇轍累數十疏論劾確先黜以司馬光為左僕射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邸吏狀示之安石曰司馬十二作相矣悵然久之議者或謂三年無改父道新法姑稍損其

四害未除吾死不
瞑矣
又蘇軾自登州召
還道人相聚號
呼曰寄謝司馬相
公母去朝廷厚自
愛以活我是時天
下之民引領拭目
以觀新政
又丁奉曰史稱王
安石聞變法夷然
不以為意者此安
石之矯情或史氏
之誤筆也夫安石
之躁迫彊戾豈有
夷然者乎及聞罷
免役法而愕然朱
聲此則真情矣
又按安石亦振古
豪傑自信之篤失
嘗而蹈悲夫
○王安石卒

甚者足矣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
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
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
子改父衆議乃定或謂光曰章惇呂惠卿輩他日有
以父子之議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
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
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
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
二年乃行無不曲盡言官即諫官累上聲先黜知陳州其弟安國十二光行爭如字極音蒸上聲亦丞也父子之議言新法乃先帝所立而子改之復音伏○章惇韓縝罷
○王安石卒安石在金陵常獨語福建子恨惠卿也

再補丁奉曰想安石罷相以後上失神宗之眷下悲子雲之死堅忍八年遺懷文字何嘗不以愕然者矯而夷然耶道元祐元年則其黨盡斥其法盡廢而即愧懼以死矣

惠卿叛安石惟章悼終始不叛安石又常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者司馬君實也語如字福建人○呂公著右僕射以呂為右僕射此文彥博軍國重事程頤崇政殿說書頤年下皆倣此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公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權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為崇政殿說書頤上劉子言習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蘇軾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蘇軾翰林學士竄貶呂惠卿鄧綰等○司馬光為相八閱月而薨太皇太后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

以聽光為政光亦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啻晝夜病革不復自覺諄々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又便蒙印板印也網鑿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又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又便蒙慶禮祿賀之禮也宋史元祐元年九月大享明堂以神考配因赦天下百官賀赦是也

國公謚文正光在位遼人夏人使來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民罷市畫其像印鬻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語晁無咎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使去聲○蘇軾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諧譎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嘲侮之光之薨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吊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門人朱光庭賈易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高宗

○蘇軾程頤成隙
 再補劉云朔黨自
 守之兵也洛黨應
 敵之兵也蜀侵隣
 ○諸賢分黨
 再補是時熙豐用
 事之臣退休散地
 怨入骨髓陰伺間
 隙而諸賢不悟各
 為黨此以相訾議
 按劉定之曰頤未
 嘗報復也門人代
 為之報復是以有
 黨之名耳丘瓊山
 猶不怨之曰自謂
 繼子載之絕字者
 而亦視其徒為之
 而不救止何哉其
 論似刻矣
 ○呂公著薨
 再補太皇太后見
 輔臣泣曰邦國不

為言官力攻軾傅堯俞王巖叟呂陶等相繼論列堯
 俞巖叟右光庭陶右軾是時元豐大臣退於散地皆
 街怨入骨陰伺間隙諸賢不悟方自分黨相攻有洛
 黨川黨朔黨洛黨以頤為領袖光庭易為羽翼川黨
 以軾為領袖陶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
 世為領袖而羽翼尤眾未幾頤罷不復召久之軾亦
 罷後再入三省不久而出曰不之不音否枉死市
人受業生曰門人易音異論去聲右與佑通
元豐神宗年号散音傘間散間如字幾如字
 ○呂公
 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
 純仁仲淹子也公著薨○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
 確謫安州日作夏中登車蓋亭詩譏訕臺諫論確不

幸司馬相公既亡
 呂向徒復迹痛悶
 久之帝亦悲感即
 詣其家臨奠贈太
 師中國公謚正獻
 公
 又純仁謂呂大防
 曰此路自乾興以
 來荆棘近七十年
 吾輩開之恐不免
 ○呂大防調停
 再補調停謂和解
 也當時俗語
 又袁了凡曰方同
 列執議各憑意氣
 不相下不可純以
 義理諷也巽然而
 以危言動之按是
 瓊山存大體說而
 南軒謂語同列以
 不當開此路是計
 一已利害也夫遠

已安置新州呂大防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為不宜
 令過嶺置死地純仁曰此路荆棘八十年矣奈何開
 之吾曹政恐不免耳爭之不得臺諫交章攻純仁黨
 確純仁遂罷劉摯為右僕射大防摯欲引用元豐黨
 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等力陳其不可曰轍上疏
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
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
義沮之則引退古語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
謂此矣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
忿調停之
 擊罷蘇頌為右僕射頌罷純仁又代之漢
軍屬湖北今德安府車蓋亭安州郡治
譏訕其詩云嬌々名臣郝劄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鈞
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君倚碧灣蓋唐高宗上元中
以疾欲遜位武后甄山公郝處俊諫止之今思之乃
譏臺諫之不能諫新州屬廣東過嶺入廣途經五嶺
荆棘久無遠賤過嶺爭諍同交章交上章疏黨人神

小人則恐不遠傳
曰見不賢不能遠
過也非此之謂邪
○太皇太后崩
再補臨朝九年朝
廷清明華夏綏定
又一番俗語猶言
一逸風土記荆楚
記于社日以猪羊
肉調和其飯謂之
社飯
○女中堯舜
再補宣仁臨朝豪
傑并進天下安然
無復虞矣一旦崩
後未幾而群小再
用介若大功德之
宣仁傾之先輩或
謂司馬光母改子
說啓之遂極微疵
以惜其未盡愚謂
天下之愚民猶明

宗末年安石之黨
調停和解兩全
○元祐八年九月宣仁聖烈太皇
太后崩臨崩對上謂大防純仁等曰老身沒後必多
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
用一番人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各去
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后聽政九年
天下稱為女中堯舜不比外家以擁佑嗣君之故二
子一女皆踈以至公御天下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君
子之盛後世以慶曆元祐並稱焉兼神宗厭兵之後
與民休息西蕃鬼章為邊將擒獻釋不誅以招其部
屬夏國自其主秉常卒乾順立政亂主幼屢寇邊失
藩臣禮皆強臣為之以其君民非有罪不忍與師討

知之然而叛宜仁
將崩丁寧之語如
此而君天下使光
先無此言將不免
矣乃知宋之不振
非諸賢微瑕所致
○上始親政侍郎
楊畏乞召權惇
○章惇盡復熙豐
之法
再補初呂大防稱
畏敢言且先密約
畏助已竟超遷畏
為禮部侍郎
又丘瓊山曰嗚呼
宣仁后崩帝始親
政祖禹之疏不報
楊畏之言即入末
朝治亂興亡之幾
於此乎判
又惇曰司馬光姦
邪所當先辨勢無

伐詔諸路嚴兵自備而已
魏王一女封邑未詳慶曆仁宗年号元祐太皇太后聽政年号為邊之為去聲
○上始親政
侍郎楊畏首叛呂大防自謂迹雖元祐心在熙豐入
對乞召章惇明年改元紹聖大防罷惇為右僕射純
仁罷惇之來也道遇陳瓘惇素聞其名獨請共載訪
以世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
或右其偏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
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
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既至以漸盡復熙豐之法治
元祐人之罪無虛日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趙瞻韓
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司馬康等已死者皆追貶奪

急於此紹聖元年七月遂有此追奪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亦勿復言嗚呼朝無賢者則朝非其朝也而賢之難得佞之易得之主常舍其難得之寶取易得之禍世之皆然代々同轍悲夫自是政日敗君子常退小人常進大抵宋之衰也君子小人常相攻而小人常勝故也

又惇下堅請者其明日之事史謂明日惇下再具狀堅請是也
又此事可以見惇下邪佞矣其易見如此而帝亦略悟猶作何等事而使退如此欲邦不衰而得乎
○劉氏為后
再補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途志完鄙浩字
又傷寒不汗遂不治也疾不治則死矣是在京亦有死時則死不足懼也況士當為者有甚焉者乎浩茫然自

贈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覲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勛吳安詩王份張耒晁補之黃庭堅賈易程頤秦觀朱光庭孫覺趙高李之純杜純李周蘓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等皆連敗竄文彥博久致仕降為太子太保罷節鉞尋薨皇后孟氏大皇太后所選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

泣諫上悟惇下堅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宣仁為庶人皇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惇下堅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

庭平抵其奏於地首叛呂畏與大防相及熙豐熙寧元豐安石之政將音梁復音伏治
平聲奪贈追論前罪貶其官爵奪其封贈勳音免份音彬未音雷去聲罷節鉞追節旄斧鉞不得為節
度使孟氏廢事見宋鑒紹聖三年向氏神宗后哲宗母向音餉朱氏神宗妃上悟宋鑒云取惇奏就燭焚之

○立賢妃劉氏為后右正言鄒浩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
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

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附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遂除名乞追停冊禮別選名族詔浩除名勒停羈管新州浩道過其友田畫臨別出涕畫正色曰

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無自沮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冊立皇后之禮勒停冊禮

冊立皇后之禮勒停冊禮冊立皇后之禮勒停冊禮
○元符三年上崩在位十五

皇主十八史記黃本卷之二

失謝曰君贈我厚矣便蒙按沮滿字誤滿足也此畫激厲浩也按網整作滿下句即無自足

又太后神宗后韓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

○太后同處分軍國事
○范純仁等並收

再補純仁時在永樂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自疾如

年改元者三壽三十五皇弟立是為徽宗皇帝改元

元祐紹聖元符

徽宗皇帝名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宗崩

欽聖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立端王

章惇曰端王浪子耳曾布身長望見端王已在簾下

叱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王出簾惇惶恐失措王即位

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范純仁等二十餘人並收

叙龔夬陳瓘鄒浩為臺諫處音杵下同分音墳去聲下同二十餘人皆章惇得

志時貶黜者夫音怪○韓忠彥為右僕射忠彥琦子也○文彥

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追復官三十三人文彥博王珪呂大防劉摯韓維

梁壽司馬光呂公著孫固傅堯愈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君錢總顧臨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

何用何人醫之

○太后還政

再補邢恕有罪均州安置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又布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曾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

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

以杜悖下復起之謂端人君子繼迹

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々

皆前日事悖下者一旦執異今日必

首引之以為固計思之可為慟哭

○上欲紹述熙豐之政

再補按罷黜俱在

于洪孔武仲姚勛威陶趙高孫覺杜純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亦皆章惇得志時追貶復音伏○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章惇罷尋竄○

韓忠彥曾布左右僕射○貶邢恕○貶蔡京蔡卞

安石婿也先是臺諫龔夬陳瓘任伯雨等攻卞罷其

執政京為翰林兼旨瓘見其視日不瞬謂此人必大

貴然以其區區精神敢抗太陽他日得志必為天下

患瓘語人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連疏攻之甚

力京罷尋又以御史陳次升等言與卞俱貶任音壬翰林承

旨官名位在諸學士上居東第一閣大誥令大廢置

丞相密畫內外密奏皆專受專對瞬音舜目動曰瞬

語去聲射人先云杜甫前出塞○上意專欲紹述熙

豐之政而曾布微有兩存熙豐元祐之意故建中靖

建中靖國元年
○正人不容於朝
再補二月罷權給
事中任伯雨六月
罷尚書右丞范純
禮左司諫江公望
時韓忠彥雖首相
而曾布專政漸紹
述之說奸邪再進
宋遂不祀矣
○延禧立号天祚
○女真阿骨打立
再補便蒙金史勃
海本鞞鞞也鞞鞞
有粟未黑水三部
唐睿宗先天二年
遣使拜粟未鞞鞞
酋長祚榮為渤海
郡王自此始去鞞
鞞鞞專稱渤海國
五代時契丹滅渤
海

國初嘗略變章惇蔡卞所為既而布迎上旨正人任
伯雨江公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有黨更迭
出入意向則同祖安石而已建中靖國四字年号更音庚○李氏曰言紹述
熙豐之政者蓋欲逐元祐之正人爾正人如任伯雨
等時相曾布惲之各各斥去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
肆行其志紹聖佞人邪黨布滿朝廷而釀成靖康之禍者
良有也○遼主弘基殂號道宗孫延禧立號天祚○女
真阿骨打立女真本名朱里真肅慎之遺種而渤海
之別族也或曰本姓挾辰韓之後三國志所謂挾婁
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其地也有七十
二部落本不相統自太中祥符以後絕不與中國通
有半女真者其類猶繁其酋曰巖版有孫曰楊哥太

又完顏猶漢言王
也
又金史世紀兩女
直同出於黑水靺
鞞居肅慎氏之地
為勿吉七部之一
後復屬於渤海契
丹盡取渤海而黑
水靺鞞附屬於契
丹其在南者籍契
丹號熟女直云々
○籍元祐黨人
再補此事在壬午
年詔籍元祐元符
及今黨人不得與
在京
○立姦黨碑
再補孫舍人君孚
云方毀折之際大
風走石群吏莫敢
近蜀有工匠氏揮
介而擊末盡碎殪

師遂雄諸部或曰揚割之先新羅人完顏氏女真妻
之以女生子二人長曰胡來傳三人而至揚割阿骨
打其子也為人沉毅有大志阿音遏擊奴加切辰韓東夷有馬韓辰韓辨韓
元魏元氏北魏靺鞨音未鞞音曷生女真大金志居混
同江南者曰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居江之北者
曰生女真亦臣於契丹新羅國○建中靖國一年而
改崇寧韓忠彥罷再追奪司馬光等官籍元祐黨人
籍記姓名文彥博等凡百一十九人尋詔其子孫
有官無官並不許列闕又詔宗室不得與其子孫及
有姻親
○曾布罷蔡京為相蔡卞執政再貶竄元祐
人立姦黨碑頌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于州縣令監司長吏聽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
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
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
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京自崇
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票主十八史學讀本卷之三

於碑下而工愚智千里也是表氏評紹興初令毀溫公

寧為僕射侍奉官童貫訪書畫奇巧留杭州京與之帝屬意用京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復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歷大觀政和重和為大師嘗暫罷輒復入雖罷之日實執國命其間趙挺之張商英作相嘗與京異然在位各不過數月或一年而罷如何執中鄭居中劉正夫余深雖在相位或久或淺居中亦與京異常相排正夫亦小異然於京之權寵無損也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攸遂大用至父子權勢自相軋上寵攸而尊京子弟親戚滿朝皆其父子之黨京倡邪說以為當豐亨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上窮極土木之功廣京城修太內盛築內苑鑄九鼎鼎成以九州水土納

以濟其召亂之謀○作萬歲山再補便蒙豐卦名豐盛之義易豐亨王假之豫亦卦名豫樂之義易豫之時義大矣哉蓋因豐豫二卦名倡作邪說以為財物豐盛則極奢侈吉時世豫樂則逞所欲吉又帝時垂意花石蔡京諷朱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々增加貢五六品是便蒙所引勸作冲又山在良方故名良嶽又便蒙元宵上元

鼎中及奉安北方寶鼎忽水漏于外作木殿樂作至清神霄宮崇信道士林靈素策上為教主道君皇帝作延福宮作保和殿作萬歲山以朱勸領花石綱初頗垂意花石蔡京諷朱勸密取浙中珍異以進致黃楊二本帝嘉之後歲々增加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船艦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命勸總其事勸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計於是搜岩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加封識指為御前之物及發行必撤屋扶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莫夷之不速又萬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轡州縣奇花異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妙輒令上供有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者二十年間山林高深麋鹿成羣改名良嶽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

宵也正月十五日
 曰上元是夜都城
 張燈事物紀源云
 史記樂書漢家以
 正月上辛祀太一
 甘泉以昏時祀到
 明徐堅謂今人正
 月望夜遊觀燈是
 其遺事
 又先是酒肆朱
 氏子其妻忽生鬚
 其人可四十餘鬚
 鬚長僅六七寸疎
 秀甚美宛然一男
 子特詔度為女道
 士是類為常者也
 ○內侍用事
 再補加內侍河東
 節度使梁師成太
 尉在宣和二年以
 童貫為河北河東
 路宣撫使在四年

後即放燈縱令飲博謂之先賞元宵觀音貫重平聲
 輒輟也倡音唱鑄九鼎宋鑿魏漢律議制鼎各以奠
 八方曰魯東方曰彤南方曰晶西方曰寶北方曰魁
 東南曰阜西南曰壯西北曰風東北凡八而中曰帝
 鼎皆以九州水納之忽水漏此啓其後北方致亂
 之兆大晟樂學校祭先聖樂神霄宮初名玉清和陽
 宮即福寧殿誕聖之所後改名神霄宮道君皇帝
 立徽宗為道家教主號道君皇帝花石綱舟舡相繼
 一運為下綱令去聲下同麋鹿鹿大曰麋小曰鹿民
 嶽改萬歲山為良嶽帝音○時星芒屢見地震河決
 廉酒旗飲博飲宴博奕
 怪異迭出率以為常京等誣奏甘露降祥雲現飛鶴
 蔽空竹生紫花芝草產于良嶽及諸州連理木雙花
 茱萸芍藥牡丹至指臘月雷三月雪皆稱瑞表音見
 現連理木異本連幹雙花芙蓉
 裝藥蓮也與首連蒂曰雙花
 ○內侍童貫梁師成
 用事師成專務應奉以蠱上心勢焰熏灼竊威福於

○女真阿骨打稱
 再補金史女真
 甲馬數百人至五
 國界即巢穴取之
 往往爭戰而得此
 禽一說五國鐵勒
 噴訥玩突相忽咬
 里沒
 又便蒙一路即四
 路之一謂獨一路
 兵至涑流河者也
 建號帝號
 又阿骨打所居金
 水之上也因取金
 堅固建國號大金
 金水一曰按出虎
 水其國語謂金曰
 按出虎
 又袁氏曰梁適孫
 子美崇寧間任河
 北都轉運傾漕計

中童貫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裏
 ○女真阿骨打以重和元年成成稱帝初遼主天祚
 刑賞僭濫荒於禽色歲索名鷹海東青於女真女真
 與其隣東北五國戰鬪乃能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
 阿骨打遂叛攻陷混同江東之寧江州遼遣將討之
 而敗又起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兵並進獨涑流
 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皆退女真悉虜遼東界熟女
 真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復大敗女真乘勝并渤海遼
 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五州阿骨打遂建號改名
 旻國號大金明年破遼上京禽色禽獸女色海東青
 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五國與女真相去千里
 五其國名也混同江水出咸平府長白山下流未詳

奉至上至捐錢三百萬市兆珠以進兆珠出女直子美市於契丹契丹海其利虐女直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又廣義云曹輔忠君愛國而反蒙竄逐則徽宗之縱欲拒諫其與楊廣陳叔寶一轍矣欲不以得乎按帝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如吳越見諫臣也○童貫任責措置邊事

再補良嗣本燕人馬植仕至光祿卿行汴而內亂不滿千人童貫使至盧溝植謁見自言有

寧江州在契丹東北隅將海州刺史高仙壽中京在遼陽今二寧府上京長春西遼未詳涑流河源流未詳涑音來降○高麗來求鑿上遣一鑿往還奏實非求鑿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真圖契丹謂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狼虎不可交宜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將音漿為去聲○上嘗微行都市酒肆妓館輔疏曰聞陛下時乘小輦出入塵陌之中臣下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豈愚之民方一當乘輿不戒之際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正字曹輔上言編管郴州上言之上聲○童貫自崇寧間與王韶之子領兵復湟州任責措置邊事已而復鄭州鄭州貫遂建節為宣撫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政和初乃自請奉使覘遼國有燕人馬植者陳滅燕之策貫挾以歸更姓名趙良嗣復燕之議遂起政和末有漢人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重和春乃用蔡京童貫議遣馬政由海道至阿骨打所居阿芝川涑流河與議共攻遼阿骨打遂遣使來宣和初至京詔京貫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送其使由海道歸國是歲王黼為相力贊攻遼之策及呼慶復與金使來時阿骨打在東京遂遣良嗣往約金國取遼中京本朝取燕京歲幣如與遼之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併西京是也金主亦許之以札付良嗣期以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南兵自白溝夾攻

滅燕之策貫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云此事在政和元年時賜姓趙氏

又童貫擊遼敗績于白溝遼使來言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奔百年之好結豺

又王輔為少保大宰在宣化一年王輔獨言曰今不取燕雲女直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決意治兵

源正一八八八賣不卷之三 宋徽宗 三十三

狼之鄰啓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
 種師道請許之和貫不納宋昭亦上書云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亡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廣義云觀夫宋昭上書之言不惟忠心激烈而且先見之明此即柳渾之料吐蕃也何其驗哉
 ○遼主奔雲中入夾山
 再補遼蕭幹來拒藥師擣燕山之慮以軍不繼敗走事在宣和四年十月既而藥師及遼蕭幹戰于水清敗之嗚呼遼之亡亦自

良嗣歸馬政復與子擴持國書國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罷契丹聞為慰確示同心之往訂好共圖問罪罷之師誠意不渝當如來約已彼此兵不得過關未幾金使復來又以國書就付其使歸國時淮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就招安睦寇方臘連陷浙郡中都為震童貫甫平方臘而北事作矣金人悉師度遼趨中京攻陷之中京者故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先已引避或言金前鋒將至遼主震驚亟奔雲中入夾山時燕王淳守燕蕭幹立淳為主宋童貫蔡攸帥師東路至白溝西路至范村蕭幹迎戰甚力遼李處溫等以秦晉國王耶律淳稱帝于燕京降封

取也此時遼主無道宋至愚金乘其弊悲夫
 又金主旻陷遼燕京事在宣和四年未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
 又宣和五年三月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盟
 又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指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
 又便蒙磨姓度名同知同知府續文獻通考同知知府之貳
 ○論遼亡中國之憂

遼主為湘陰王奉表乞宋師敗退耶律淳死宋師再附庸于金金人不許
 舉遼涿州將郭藥師領常勝軍來降宋兵五十萬進駐盧溝河蕭幹拒之藥師間道襲燕幹還救死鬪藥師屢敗僅以身免遁還盧溝之師遂潰貫攸懼無功獲罪時金主在奉聖州乃遣客禱金主圖之金主分三道進兵遂入居庸門燕降於金金使來言燕京以金兵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使趙良嗣往議之許歲幣如契丹舊數外更以百萬代租稅而併求雲中之地金人僅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貫攸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卷而東所得空城而已貫攸歸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

再補燕山之敗亦
燕人知宋之無能
為作詩及歌以誚
之
又丘文莊曰宋徽
宗用蔡京王黼言
任宦者童貫開邊
遂至九廟丘墟社
稷淪凶人君之舉
事用人切不可不
深長思慮毋徒快
一時之欲狗一人
之私以啓九族之
禍我億兆之命貽
千古之羞
○有星如月
○修神保觀
再補燕人苦金之
曹推張鼓為主穀
先降金者於是降
反側之小人耳然
宋已受之而及金

郭藥師同知王韶之子淳復音伏下同隴州屬甘肅
氏曰啓燕雲之役者初則童貫得志於西邊遂謂北
邊亦可圖繼而趙良嗣來歸獻以取燕之策徽宗竹
之何不喜夫豈知天下久安士不習戰白溝之敗為
金人所笑遼亡而中國之憂始大矣漢人高藥師阿
芝之阿烏河切遣使李善慶京貫蔡京童貫呼慶呼
姓慶名燕京即幽州西京即大同府古北關在順州
北白溝在涿州南去安肅十五里亦名巨馬河宋與
遼人分界處源流未詳擴音窮幾如字陸州屬江木
今建德府為震之為去聲松亭關在景州北將至之
將音漿雲中郡名即西京燕王淳遼親王帥音率常
勝軍涿州又號曰常勝軍盧溝河在北平其源出於
代名小黃河自奉聖州入宛平境至北平東流入海
奉聖州屬北平即新州遺客王環進兵粘罕楚南暗
口捷懶駙馬趙北牛口阿骨打趙居庸關居庸關在
北平府昌平縣西景屬
河東燕山府即燕京
○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
光照人物與月無異○修神保觀其神都人素畏之
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使催納

以納叛人來責乃
不得已縊殺之然
金人遂用此興師
矣亦何益乎
又三餘贅筆俗呼
雷電為雷公電母
亦有所本易震為
雷離為電震長男
陽也而雷出天之
陽氣故俗云電公
離反此故曰電母
○西京河浙災異
再補便蒙豐樂樓
官置之市列以賣
酒酒保酒家醞匠
也
○河北山東盜起
再補群盜蜂起隨
滅隨起遂為木盜
地益盜賊雖小而
人心之離叛則大
矣是以以國之兆

土者上亦微服觀之後數日旨禁其神俗謂曰二郎
旨禁
○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中殿門搖動且有聲
蘭州草木沒入山下麥苗乃在山上○全國無城郭
宮室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闐雞擊鞠之戲
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類電
母其國茫然皆芟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盡
做中國所為結綵山結綵為山倡樂倡優之樂闐雞
以物擊打以為戲今通謂之
毬子鞠窮入聲發音跋草也
○兩京河浙路災異疊
見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誕子又有豐樂樓酒保
朱氏其妻年四十忽生髭鬚長六七寸宛一男子詔
度為女道士兩京京東京西見音現
○河北山東盜

常以小盜為首也。○金主吳乞買立。再補宣和五年六月。遼張毅以平州。米歸初金人以燕。地與宋以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言。於張毅曰。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無所安集。今。公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毅遂。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云。云。趙良嗣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

起連歲亡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至相食。饑民並起。為盜。有張仙者。衆十萬。張迪衆五萬。高托山衆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計。○金主稱帝六年而殂。號太祖大聖武元皇帝。弟吳乞買立。改名晟。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蕃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灤隸平。為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而燕為難保矣。遼張毅守平州。金已遣人招毅。毅曰。契丹凡八路。今特平州存

不聽。又發平州事。在宣化四年。又廣義宋開金欲。如兵遂殺張毅。以。塞其責。此所以示。弱於金。而金人得。以指為他日興兵。之由也。○金人擒天祚。再補自遼建國一。百五十年。宣化七。年二月。至應州。城。東金奏室獲之。以。歸。○幹離不陷燕山。粘罕圍太原。再補分路入寇。在。七年十月。童貫時。為太師。故稱童太。師。又張孝純曰。太原。

耳。敢有異志。既而乃以平州南附。宋還納之。趙良嗣力爭。以為必招金兵。金人謀知。即襲平州。陷之。得宋詔札。自是歸曲。累檄取毅。不得已。命王安中縊之。而函送其首。○郭藥師曰。金人欲毅。即與若求藥師。亦將此興師矣。未幾金太子幹離不已。由平州路將入燕矣。宋方且遣人密誘天祚來降。以童貫宣撫。兩河燕山路。將迎天祚。金人方退。天祚入陰夾山。不可得至。是領衆南出。遂為金人所敗。就擒。契丹自阿保機至天祚。九世而亡。時宣和七年乙巳歲也。是冬金幹離不粘罕分道而南。幹離不陷燕山。郭藥師降之。金兵長驅而進。郭藥師為前驅。童貫自太原逃歸粘罕圍。

標註... 卷之... 牙衛宗... 一十五

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宜撫非守土也云々
○白時中建出奔之策
再補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朝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之王黼大怒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以虛中為保和殿大學士至是金兵日逼帝甚憂懼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曰今日宜先降

太原太原帥張孝純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死難何面目見天下士
孝純以冀景守關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耳乃復引戰金人大沮再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肯降時王黼先一年已罷而白時中李邦彥並相皆鄙夫也金兵來時中但建出奔之策而已上內禪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六曰建中靖國曰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太子立是為欽宗皇帝昌平縣屬北平喻音俞屬河東為契為金為前之為並去聲處音軒毅音角八路名号未詳爭諍同詔札得宋朝所賜手詔歸曲責宋理曲累上聲幾如字誰不

詔罪己更革弊端使人悅天意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按罪己謝於天下亦不得已也苟得己則將不自悔至其自悔則晚矣
○陳東上書乞誅六賊
再補張時泰曰陳東之言賈太傅所謂痛哭者是也欽宗即位之初一得陳東之書正當奮乾剛之斷即以六矣肆諸市朝詔告天下將見天下之懷忠秉義者莫不白有君如此我可不死而事之且大

之不振音字將入之將音漿下並同兩河河東河北敗音拜就擒案金削封天祚為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九世遼阿保機自梁均王貞明二年始建元至是凡二百二十年死難之難去聲朔寧府屬山西即朔州觀察唐乾元初改採訪使曰觀察處置使即今提刑按察使也孫翊時兼此職先音霞內禪傳位太子建中即位二年改元
欽宗皇帝名桓在東宮無失德蔡京童貫輩咸憚之欲動搖不可至是即位大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陸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乞誅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彥以根括民田破蕩百姓結怨於河北京東西三路者也勔以花石綱所在

姦脫距黨勢益孤不能為害也必矣况金人一聞新君如此有為氣亦沮汴宋基圖孰能搖

騷動結怨於東南者也靖康元年首竄黼勳彥尋皆殺之上聲括田宋監政和六年案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贏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謂之公田

○上皇奔應天府

○有狐升御榻而坐者詔毀狐王廟狐王出處未詳此下節案

○李綱定城守策

○上皇奔應天府帝聞幹離不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片應天府屬河

○再補金幹離不圍

○除元祐黨籍追贈范仲淹

○再補是宋朝消長

○除元祐黨籍追贈范仲淹

○再補求大臣可使

○春

○再補求大臣可使

○春

○再補求大臣可使

○春

○再補求大臣可使

○春

○再補求大臣可使

○春

○再補求大臣可使

○春

○再補求大臣可使

寨曰劉
又帝然綱計約日
舉事姚平仲慮功
名獨歸神氏云々
○李邦彥專主和
議
再補職官志舊出
師征討諸將不相
統制則拔一人為
都統制以總之後
為統制官
○金幹離不使王
內來詰責違誓用
兵之故且更召他
王內至李邦彥語
之曰用兵非李綱
姚平仲爾非朝廷
意也因罷以謝金
人察親征行營司
不可惜乎
○金人得割地詔
而退

宜與城內劄寨拒守俟困擊之綱亦奏金以孤軍深
入如虎投檻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縱歸擊之必勝之
計上然之而李邦彥吳敏等專主和議論不一致虜
有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譏未幾統制官姚平
仲宵攻金營不克上大驚懼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
人大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陳東及
萬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
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
搗壞登聞鼓誼呼動地得旨復右丞充守禦使衆乃
散金使復來乃以割三鎮詔書遣使持往時括在京
金僅得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藏蓄已空金人
圍京城凡三十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

再補幹離不既得
三鎮且知京師有
備遂不俟金幣數
足遣使告辭北去
又按師道曰異日
必為國患御史中
丞呂好問進言于
帝曰金人得志益
輕中國秋冬必傾
國復來禦敵之備
當速講求不聽夫
欽宗自謂已是何
才德以托萬民之
上少者破之則是
等請吐哺握髮從
之不暇蓋金人之
難已信任者不足
恃纔賴四方勤王
之兵得少安焉勤
王之將師以師道
為第一將凶者賴
焉而存及其進謀

種師道請臨河要擊之綱亦以為彼兵六萬而我勤
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彥等不
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使去聲下並同見音現稅
音拙表段凡衣有表有裏
段幣帛也中山之中音仲間音澗質音致康王阜弟
構中苦之中音聲音括箭受弦處曰苦中苦謂後
矢破前矢也更音庚肅王亦阜弟徽宗第五子種師
道等師道與同鎮陝西路姚平仲鄭延張俊韓射中
環慶汪洋馬廷泗河姚古秦鳳神師中及折彥質折
可求等勤王兵勤於王事之兵俟困俟其糧乏兵困
檻籠也圍也縱歸給以誓言詐復三鎮縱其歸國幾
如字統制官掌宜撫軍政復用復右之復音伏三鎮
取在京軍民官吏金銀要音腰○京師受圍時梁
師成已誅至是竄蔡京於儋州至潭而死年八十蔡
攸竄萬安軍尋有詔即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追斬
南雄儋音權在南海今南寧府屬萬
安軍在南海南雄府屬廣東○李邦彥罷張邦

票主
卷之二
宋史

○上皇歸京師

○金兵復至

再補金粘沒喝入

威勝軍隆德府遂

次于澤州先是粘

沒喝攻太原悉破

諸縣獨城中以張

孝純固守不下遂

分兵而南既逾南

北關仰而歎曰關

險如此而使我過

之南朝可謂無入

矣遂至隆德城中

素無備二日而陷

守臣張確死之是

靖康元年春事以

下係夏秋金人去

來不一而忠邪遂

不決至遺北狩之

真人主讀之猶不

覺悟亦何言乎

昌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相處仁敏罷唐恪相恪

罷何奩相與音 ○上皇歸京師數月金兵復至幹離

不由東路陷真定長驅先抵京師粘罕由西路陷隆

德太原府汾澤州平定軍平陽府河南府河陽府鄭

州懷州抵京師張叔夜等統兵赴關唐恪耿南仲專

主和議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於城下何以給之

乃止各道兵毋得動京師自十一月受圍凡四十日

有卒郭京者言能用六甲法生擒粘罕幹離不盡令

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衛俄頃金

人鼓譟而進京給衆曰須自下城作法因引餘兵南

遁虜兵登城者纔四人衆皆披靡大潰上聞城陷慟

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時師道前一月率

兵護駕人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張叔夜連戰四日斬

其貴將一人欲護駕突圍而出上惑於和議不定士

卒號哭而散虜使劉晏請上出城都民爭入齧而食

之何奩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是歛兵不

下惟以割地責金幣和議為辭以誤戰守之計侍郎

耿南仲力主議和上以為然遂隨其計二元帥請與

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病朕當自往帝自金營

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詔割兩河地以

界金使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降

民猶不肯金人復索金銀急且再邀帝遂如青城見

之二宿而返明年春復請上出郊續逼出上皇張叔

又朱子曰叔夜不

合領兵入城只合

駐守近以為牽制

且伸縮自如一入

城便有牽制所以

迄無成功

○感於和議

再補史臣斷曰金

人自陷太原以來

即以講和割地為

言李邦彥吳敏耿

南仲唐恪皆隨其

計獨何奩孫傳以

為地不可割然初

無別策可以濟難

城破乃反傾意講

和夫不信于造謀

之始而信於破城

之後幸天下之望

致君播遷由惑於

又靖康之難是天數耶宗澤十三戰皆捷使之任用無貳則金兵何資擅伸已志乎即是人謀之非耳

○范瓊逼上皇出宮
再補金人遣吳玠莫壽入京集百官議立異姓

○金主立張邦昌為楚帝以宋帝北歸
再補元年九月金粘沒喝入太原二月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四月金粘沒喝自汴北還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欲邀還二帝遂不果

夜諫曰今上一出不歸陛下不可再往臣當率勵精兵護駕以出縱虜騎追至臣決死戰或可僥倖若天不祚死於封疆不猶生陷於夷狄乎上皇欲飲藥為范瓊所奪逼上皇出宮皇后太子親王帝姬皇族前後三千餘人悉赴軍前城中子女金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然後宣金主詔書選立異姓遂冊前太宰張邦昌為楚帝以宋二帝北歸金人在汴凡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營力戰餘皆主和以至吳玠莫壽王時雍徐秉哲范瓊等往來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議舉異姓方上在青城逼易御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奮罵金人刀裂其頤斷其

○李若水死義

再補宋子曰靖康排正論者耿南仲馮祥二人之力為多邪黨尚留邪說尚熾如此是猶已死於鳩毒而尚蓄之也金始終以和字愚宋宋始終以和字自愚哀哉按是難宋之一大戒自是後亦同轍○何鼻張叔夜不食而死

再補呂好問謂張邦昌令還政蓋邦昌有不自安之意間而動之也然康王不許宗澤亦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按金人奉冊寶至邦昌

舌而後梟之相謂曰太遼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一時憤死者甚衆金人不知也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為范瓊誘殺何臬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皆爭論乞存立趙氏親門舍人吳革率內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奔兵伏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獲併其子皆殺之金人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粟惟飲湯過界河死桌至燕亦不食死當京城危急時四方勤王之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訖金人之退未嘗交兵粘沒喝呂張叔夜諭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死而已金人義之上在位不二年國破改元曰靖康帝康王立于南京是為高宗皇帝真定府屬河北即鎮州定軍屬

北向拜舞受冊即位乃畏縮不自安者徒是柔懦耳又六甲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問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按其愚至此亦何謂乎○論靖康之禍皆小人之誤再補熙寧神宗年號時安石為政紹聖哲宗年號二蔡二惇之徒為政宣和徽宗年號顧氏曰一惑於邊功而得志於西卷則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來浮海通女直矣

高宗南遷都于臨安臨安古吳越
山西河陽府屬山西懷州屬河東即河內郡六甲法如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道甲之法神師道言先是金人之去師道請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二元帥韓離不粘罕青城虜營為范之為去聲下同帝姬徽宗政和三年改公主為帝姬并音堅往來云々筌蹄云往來議事以至證拳異姓者吳并莫備也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者王時雍徐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呼去聲願願頤口傍也斷音端上聲十數之數上聲論去聲界河出霸州東入于海南京即應天府○呂中曰靖康之禍視石晉無以異然契丹三入中國而三敗契丹力竭而亦竭力禦之晉力雖疲而契丹亦弊矣觀澶州之戰虜乘風縱火以迫之而晉軍饑渴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如靖康時則望風而走矣若非杜威之降晉不亡也契丹之敗晉以百戰而靖康之取兩河再渡河迫京師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夷狄終始誤之也其始也開釁以召禍後也又欲連和以免禍靖康之賣國降虜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釁之入也宣和開釁即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履霜堅冰其來有漸矣

南宋

地明浙江杭州府又清康元年正月遣康主構十一月復如金師又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逼復去何益願王勿行按肅王樞與康王相代○揭榜召兵再補便蒙榜救榜也職官志戒厲百官曉諭軍民則用救榜又按宗澤之言遂不行矣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又探報探知敵情而報白也又清康二年二月

高宗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也母章氏徽宗夢吳越武肅錢主入室已而生構封康王靖康初嘗出使韓離不軍是冬韓離不再來奉詔再出使耿南仲偕行至相州民遮道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止之相州守以蠟書言金人方遣騎物色康王所在乃回相州與南仲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為大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領兵入衛王從伯彥議出北門渡河至大名聞京師陷澤請進兵向京城伯彥請王移兵東平措身安地南仲亦以為然遂東去知河間府黃潛善亦領兵至進屯濟州探報二帝北行張邦昌為金所立國號楚是日風霾日有薄暈百官慘怛邦昌亦

康王構率師次于濟州又鏐字書力永切音流又馬紳當作馬伸史云同院無肯連名者紳獨持以徃極陳順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矣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入御延福宮則邦昌之愚亦似可懲矣但其愚矣故當其氣未沮恬然僥倖其成要不復免討者也又便蒙案改正猶反正謂改正其位號也易服易帝服也歸省謂歸尚書省就於臣列也

有憂色惟王時雍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吳越國武錢姓王爵名鏐相州守汪伯彥蠟書藏書蠟中揚音錫東平府屬山東即鄆州濟州屬山東齊上聲探音貪為金之為去聲羅音埋風而邦昌在位三十三日兩上曰羅暈音韻恒音丹入聲御史馬紳貽書邦昌邦昌曰相公真欲立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時畏女真兵威尔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此殆天意蓋聖還政可變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居宜寓直廬毋令衛士來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軍御史馬紳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請速行改正易服歸省遂迎元祐孟太后聽政太后迎立康王詔告中外有曰漢家之厄十世宣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遣使奉表及以孟后詔來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使臣自河北竄來進道君手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受遂趨應天府即位改元建炎以主和誤國罷竄耿南仲召李綱為相綱至上疏曰與英哲不足以為當之英則用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播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以宗澤知開封為留守綱至邊防軍政略有緒而潛善伯彥復主和亟遣祈請使矣綱相數十日而罷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曰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乃上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

孟后詔來是時王次濟州按趙應天等勸也府由宗澤朱勝非再補李綱是當時第一流人而召相之建炎之初政加可見矣如何數十日而罷已覆之東猶不能懲遂不能懲耶君子惜焉又張時恭曰高宗既宗澤忠勇智略之將即當委心聽順一以中興之事付之不吝奸佞之讒沮可也今宗澤累表請還京師而高宗卒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而不報者何耶蓋

宗澤累表請還京師而高宗卒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而不報者何耶蓋

高宗素怯懦者也
按怯懦之失其禍
至此可不慎邪
○車駕至揚州金
人分道南來
再補大抵懦主與
英主之興廢在形
勢之得失先儒謂
建炎幸揚州南北
之界是謂宋朝自
是僻在一隅遂不
能恢復先業也
○金人至汴宗澤
表請還汴
再補與金人大戰
破走之金自是不
復犯東京按遷將
秦中與之功在二
年六月其卒在七
月諸將入問疾澤
瞿然曰吾以二帝
蒙塵憤々至此汝

等能殲敵則我死
無恨衆皆流涕曰
敢不盡力
又黃潛善汪伯彥
輩佞邪無識雖其
事可惡而其罪在
用之者而古今興
亡之跡必於忠邪
之分判焉當時宗
澤及二帝復舊都
一指顧間矣其不
成而沒使之出於
天則可已矣二堅
由中制之帝惑之
矣人事之最失者
也
○金人至揚州
再補便蒙方會食
於政事堂堂吏中
書胥吏頤若浚總
中軍
○上如杭州

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泣辭而退
侍御史張浚又劾綱以私意殺侍從潛善伯彥等復
力排綱潛善伯彥為相首誅上書人陳東歐陽澈決
策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是冬車駕遂至揚州
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弃也如景德間契
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
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
事其一言黃潛善等替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
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為狂張慙獨曰如澤
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決意
幸揚州
金人分三道南來二年春金人至汴為宗澤所
敗澤招撫群盜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表
疏連數十請上還汴潛善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憂憤
疽發背而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
都人為之號慟聞者皆相吊出涕

者皆從二帝惟孟氏以疾得存獻公晉侯使臣曹勛
道君徽宗即真諭令即位上書之上上聲李綱不
可去及詆用事者潛善伯彥奏誅之兩河河南河北
南來粘罕自雲中下太行將渡河攻河南韓離兀
木自燕山內渡河攻山東晁宿撒喝自同州渡河攻
陝西為宗之為去聲下同敗音拜呼去聲○中興人
事記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
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
外則必任禕允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
天機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
能復君父之讐雪宗廟之耻仲二人之憤惜夫綱相
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計沮蓋汪黃既用事於中
則澤安能措手於外既主幸東南之議則還京之請
雖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
三年春金人將至揚
州上得報亟出二相方會食堂時汪伯彥黃潛善方
說法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
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呼
呼曰駕行矣乃戎服南走回望揚州烟焰已漲天矣

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弃也如景德間契
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
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
事其一言黃潛善等替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
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為狂張慙獨曰如澤
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決意
幸揚州
金人分三道南來二年春金人至汴為宗澤所
敗澤招撫群盜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表
疏連數十請上還汴潛善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憂憤
疽發背而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
都人為之號慟聞者皆相吊出涕

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弃也如景德間契
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
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
事其一言黃潛善等替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
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為狂張慙獨曰如澤
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決意
幸揚州
金人分三道南來二年春金人至汴為宗澤所
敗澤招撫群盜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表
疏連數十請上還汴潛善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憂憤
疽發背而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
都人為之號慟聞者皆相吊出涕

○苗傅劉正彥作

再補苗傅自負世將有勞於王室以簽書樞密院事平之劉正彥亦以招降劉盜功大賞薄怨上

○上如建康

再補浚為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宜撫處置使在三年五月按綱去澤率而恢復中止浚入顯浩入而恢復中繼然而南宋之不北蓋始於群邪誤國也其源在入主之不明耳

○上如杭州浙東金人分道渡江

呂頤浩張浚追及上於瓜州得小舟以渡至鎮江遂

如杭州罷潛善伯彥以朱勝非為相御營將苗傅劉

正彥作亂請上禪位於皇子莫未三歲孟太后聽政

呂頤浩張浚帥師勤王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

光世游擊為殿勝非說二兇亟反正尊孟后為隆祐

皇太后勝非罷呂頤浩為相二兇走世忠追之皆伏

誅上如建康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隆祐太后如

南昌聞兀朮請於粘罕將犯江浙故也將之將將

梁二相黃潛善汪伯彥府屬江拆即京口音乎未三歲專年未周三歲帥

音率翼之助也殿音顛去聲說音悅此苗傅劉正

彥亟反正云々案宋鑒勝非又上疏太后乞高宗還

射守建康上如杭州升枕為臨安府自臨安如浙東

金人分兩道一軍自蘄黃渡江劉光世在江州以為

蘄黃小盜遣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始知為金人金人

自太冶趨洪撫建昌臨江吉州追隆祐太后不及遂

陷袁澤荊南澧州乃自石首北渡而去一軍自滁和

向江東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及守臣皆降於兀

朮通判楊邦乂不從刺血書裾曰寧為趙氏鬼不作

他邦臣衆擁見兀朮誘諭累日輒叱罵卒大罵見殺

兀朮長驅陷杭州上去已七日兀朮進陷越州四年

春陷明州時上已次台州章安鎮金人以船犯昌國

縣欲追襲上舟提領海舟張公祐引大船擊散之乃

再補升枕在三年

十一月時諸將忠

戰匪愾而金或敗

亦復熾蓋全之

感衰自如此夫金

兀朮始終統師宋

張浚抗之而國勢

已蹙民力已疲一

敗或紛紜不可收

可不悲夫

○揚邦乂刺血書

再補杜充降可以

見高宗之不明矣

世忠光世受充制

○上已次台州章安

再補金事室取陳

州知州李彥仙告

急干浚浚檄曲端

兵援之端素疾仙

不奉命宋朝至今

有如此者恢復之

功何以能奏之

又江中之役在四

年四月虜兀朮之

婿龍虎太王兀朮

懼請盡歸所掠以

假道

又聞人王姓者數

其舟戰以火箭射

著邊世忠師潰

○金人北遁

再補世忠以八十

人拒兀朮十萬之

衆凡四十八日而

敗然金人自是不

敢復渡江矣

又吳玠郭浩皆曰

敵鋒方銳宜各守

要害須其斃而奔

之亦不從張浚宜

引度容衆而執拗

退回兵陷秀平江常州至鎮江韓世忠邀之以海舟

與戰數十合多俘獲伏卒金山龍王廟幾獲兀朮相

持於黃天蕩兀朮求假道甚恭不許欲自建康北歸

不得去或教於冶城西南隅蘆場地鑿木渠一夕成次

早出舟趨建康世忠大驚尾擊之一日值無風海舟

不能動兀朮乃引其舟出江北去疾如飛以火箭射

海舟世忠軍亂奔還兀朮乃得北遁統制岳飛邀擊

敗之於六合興國軍屬湖廣大冶縣屬與國軍洪撫

江西荆南或云即朗州澧音禮皆屬湖廣石首縣屬

江陵淦和州屬淮西即歷陽郡馬家渡在太平降音

項平聲又音刺音次針刺擁見之見音現累上聲

率大之卒音遵入聲明州屬浙東今慶元府台州屬

浙東昌國縣屬慶元秀今嘉興府常州皆屬江浙屬

山在江中去鎮江城七里幾音機統制岳飛統制官

岳姓飛名初張浚西行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及是

撻辣兀朮皆在淮東浚聞兀朮躊躇必再犯東南議

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及諸將皆以為不可浚

決策移檄粘罕問罪遣吳玠入長安金人遂調兀朮

自京西星馳赴陝西與婁室合浚合六路兵至富平

婁室擁兵驟至鐵騎直擊環慶路趙哲軍他路不援

哲離所部諸軍退金遂乘勝而前浚斬趙哲諸路兵

皆散去陝西大震浚駐軍興州遣劉子羽訪諸將所

在各引所部來會人心粗安吳玠走保大散關東和

尚原棘音關不聲調去聲婁室金將六路同州鄭延

○上駐越州
○秦檜南歸

音措上聲 ○上自海道回駐越州呂頤浩罷范宗尹

再補朝士多疑之
 曰其與何栗孫傳
 等同被拘執而槍
 獨還又自燕至楚
 二千八百里踰河
 越海豈無譏訶之
 者安得殺監而南
 真可疑者之甚也
 ○劉豫稱帝
 再補戊申即二年
 也至庚戌金人立
 劉預為齊帝庚戌
 即四年也
 ○國号木齊
 ○命張浚討李成
 再補張浚為江淮
 招討使岳飛為副
 事在正月浚兵大
 敗李成于樓子莊
 復筠江州事在其
 三月
 ○張浚盡失陝西

為相秦檜南歸赴行在檜在北依撻辣為所任用撻
 辣南侵檜參謀其軍嘗為草檄下山東州郡挈全家
 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逃歸朝士多疑之檜言如欲
 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乞上致書撻辣以求
 好其言皆撻辣意也為所之為去聲下並同連水
 是歲劉豫稱帝豫景州人於建炎戊申以濟南守降
 金為之用得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粘罕白金主循
 邦昌故事立豫國號太齊後遷都于汴粘罕既得關
 中地悉割以與豫濟上聲降金豫為濟
 命張俊討江淮盜李成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
 有席卷東南之意尋陷江筠臨江俊擊其軍復三郡

之地
 再補馬稷非凡才
 矣而違其節度則
 斬之曲端非庸人
 矣而庚戌之役以
 私怨違浚之節度
 李彦仙之忠戰為
 漚滅矣於是時泣
 斬之若未斬之責
 焉而謝李彦仙之
 墓下使之立功贖
 其罪可矣武臣隨
 意治其私怨而已
 不與知之則浚之
 失亦甚矣
 又金將沒立方攻
 箭管關注在鳳翔
 府岐山縣東北
 又檜欲得其位因
 揚言語聞乃有是
 命
 又和尚原之役在

成道降齊江筠今瑞州三郡江州筠州
 陝西之地惟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
 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浚退保閬州統制曲端有威
 名浚先用譖罷其兵柄安置萬州西人倚端為重及
 貶軍情不悅至是又送恭州獄殺之士大夫軍民皆
 悵恨西人益以是非浚五郡階成岷洮屬鞏昌鳳屬
 寧府曲端曲姓端名萬州屬川南西人陝西人恭
 州屬川南今重慶府非浚以殺曲端事而非議張浚
 金人分兩道向蜀吳玠與弟璘大敗之於和尚原又
 選將敗之於箭管關兩道皆不能入璘音隣敗音拜下
 詳○范宗尹罷秦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
 下遂為右相呂頤浩為左相○兀朮會諸道及女真

元年十月
又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歟深為愧
○上還臨安
再補綱整分注從
呂頤浩之請也
又初檜所陳二策
欲以河北人還金
中原人還劉豫帝
曰南人歸南云々
朕北人將安歸
○金人陷興元
再補張浚在關陝
三年訓新集之兵
當方張之敵以劉
子羽為上賓任趙
開為轉運擢吳玠
為大將子羽慷慨
有大略開善理財
而玠每戰輒勝西
北遺民歸附者衆
故關陝雖失而全

兵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和尚原玠璘三日三十
 餘戰大破之兀木中流失僅以身免始自河東歸燕
山寶雞縣屬鳳
翔中
去聲
○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言者劾
秦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遠圖檜罷朱勝非為右相
言者黃
龜年
○紹興三年春金撒離曷自鳳翔長安聲言
東去實由商於出漢隍直趨金商吳玠急引兵扼之
饒風嶺金人間道遠出其後玠遽還仙人關金人遂
進陷興元知府劉子羽退保三泉縣潭毒山撒離曷
食盡乃引還吳璘以無糧拔寨奔和尚原金人得之
玠度其必深入乃嚴兵以待兀木果與撒離曷來犯
仙人關玠璘與戰七日金人不能支宵遁玠設伏扼

蜀按堵且以形勢
率制東南江淮亦
賴以安
又子羽遣玠書訣
別玠得書未有行
意其愛將楊政大
呼曰節使不可負
劉待制不然政輩
亦負節使去矣玠
乃問道會子羽
又岳飛兼黃復州
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飛渡江中流
顧幕屬曰飛不擒
賊不涉此江矣
○齊以金兵南侵
再補四年之冬帝
自將禦金師次于
平江府
又喻檉謂鼎曰六
龍臨江兵氣百倍
然公自度此舉果

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卒不得志是
 歲浚又失洮岷關外惟存階成秦鳳浚召還尋與劉
 子羽皆敗竄浚是行本欲由關陝取中原乃盡喪關
 陝而歸賴得玠璘保蜀而已
漢隍縣屬金州金商二
州皆屬陝西饒風嶺在
金州仙人關在鳳州三泉縣屬木安度音堂入聲敗
音拜下並同
○齊遣李成攻陷鄧襄隨鄧唐州信陽軍等岳
飛復隨鄧成奔襄陽而遁
鄧今安陸府信陽軍即中
州已上六州隨鄧屬湖北
餘皆屬河
南復音伏
○呂頤浩朱勝非相繼罷趙鼎為右相
齊以金兵分道南侵上詔親征出如平江以張浚知
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
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浚至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

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嘗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宜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關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張浚視師江上再補史館校勘喻樗聞之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

牽制北兵之在淮東者從之上命浚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皆倍時韓世忠駐揚州先已大敗金兵於太儀鎮擒其將撻也解元成閔與戰于萊州十三捷仇念孫暉敗之於壽春安豐王德敗之於滁州岳飛遣牛皋等攻之於廬州撻辣兀朮知為世忠所扼江不可渡引還齊劉麟劉猗弃輜重遁去皆倍增一倍也鎮所在未詳解音蟹姓也萊州屬淮東今高郵府仇念宋將仇姓念名念音豫壽春府屬淮西即壽州安豐壽春屬縣廬州屬淮西為世忠之為去聲麟豫子猗音倪豫侄○紹興五年上自平江還臨安趙鼎張浚為左右相浚兼都督諸路軍馬尋復命浚視師江上浚至鎮江召韓世忠使舉兵移屯楚州浚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

者自相背戾矣又五年乙卯上距庚戌六年岳武穆洞庭之捷在五年六月又有能害我除是飛來使蒙此公夸言也除是俗語猶言唯是又會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因敵將攻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是以易也浚許之至是人以有能害我除是飛來之言為識云按岳飛來誅之也

無不踊躍思奮以岳飛為河北京西招討使大平州屬江東即姑○先是建炎庚戌中有武陵人鍾相起於鼎州僭號楚鼎豐荆潭辰岳之境皆盜區相敗就擒其徒有楊公者據洞庭遂為劇寇官軍陸襲之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浚謂上流不先去公為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浚至湖南會岳飛兵至急攻其水寨公窮蹙赴水死遂平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乃入見武陵縣屬常德相去聲鼎州屬湖廣今常德府澧音禮岳州屬湖廣即巴陵郡也音腰去聲將音漿兩淮淮東淮西防秋秋高馬肥必防外夷侵境見○金主晟殂謚文烈初是與晟約兄終弟立而後復歸昃之子故晟捨已子宗盤而立是長孫曷囉

標正十八史卷之六十一 南天高宗 二十九

○金主亶立

再補觀其一替一

隆之際揚然掩卷

○蒙國叛金

再補自伐之邦不

禁入伐之金之南

侵可謂勤矣一旦

蒙古叛之舉百年

焦慮苦心者皆為

彼所奪故君子讀

史每掩卷

○齊人分道入寇

再補此事在冬十

月時張浚屯盱眙

楊沂中屯泗州韓

世忠屯楚州岳飛

屯鄂州劉光世屯

廬州而沿江上下

無兵趙鼎深以為

憂移書張浚欲令

張浚與楊沂中合

以保合肥帝慮浚

光世沂中等還保

工

又許浩曰張浚治

師江上以禦劉豫

遣呂祉入奏事所

言鼎每抑之浚聞

不樂因請事語意

微侵鼎時鼎在內

浚在外也自他人

處之必將媒孽浚

短日夕浸潤以凶

去之鼎有是心遠

臣豈能勝近臣哉

浚去必矣而鼎乃

曰今浚成功當使

展盡底蘊浚當留

臣當去可見其所

謀為國而非以己

故矣鼎心為國浚

馬為諳版字極烈

儲副位也曷囉馬

名亶至是遂即

位宗盤與是之別

子及粘罕皆爭立而不得粘罕時

已失兵柄與悟室並相粘罕絕食

縱飲而死蒙國叛

金蒙在女真之北在唐為蒙兀部

亦號蒙骨斯伏音

音紀曷囉馬金志作曷刺馬是子宗峻之子儲副位

宋史云字極烈猶中國之總管案金志是末年除諱

版字極烈為都元帥又云金國自來以諱版字極烈

為儲副故晟以亶任諱版字極烈之職以為儲副蒙

國元朝之

○紹興六年張浚復出視師上自臨安如

平江齊人分道入寇初劉豫因粘罕得立知奉粘罕

而已蔑視他帥及是請兵於金宗盤沮之聽豫自行

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為

難守張浚駐泗州亦請益兵衆情洶懼張浚以書戒

俊及光世有進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親書付浚欲

退師還南保江浚力爭浚上言若令浚等渡江則無

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

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以勝

若一有退意則本散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

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

以為可保必勝一退則大事去矣光世已舍廬州而

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其衆若有一人渡江即

斬以徇仍督光世復還廬州光世不得已乃駐兵遣

王德鄴瓊三敗齊兵於霍丘正陽及前羊市時劉猗

至淮東阻韓世忠兵不敢進乃從淮西渡浚遣張俊

統制官楊沂中至濠州與浚合兵沂中敗猗前鋒猗

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

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

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

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

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

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

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

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

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

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

矣得而憾之浚心亦為國也為國謀而所謀見抑宜憾之矣然亦為國事憾而非以己憾也故他日罷相而力薦鼎則可見矣鼎初讓浚而浚薦鼎浚不負乎鼎也他日高宗欲竄浚類鼎力爭而免是鼎不負浚矣浚鼎不自相負其肯負高宗乎浚鼎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墮其中興之業可惜也夫

戰猊大敗麟聞猊敗望風潰去光世乘勝追襲亦捷北方大恐上曰克敵之功皆出右相初張浚治師江上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請事語意微侵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其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朝鼎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二歲之間陛下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鼎言擒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未退益力罷趙鼎遂罷保江以江為限自保爭如字舍音捨復還之復音伏敗音拜下同霍北縣屬安地前羊市皆霍北○上皇以五年四月殂至七年春凶問始至壽五十四二帝自建炎初由燕山如中京古奚國霅郡也在燕山北千里次年又自中京移韓

母虜死於敵國朕安然和議之謀天惡人怨中興其可遂乎又張浚志大而智乏忠有餘而才不足是以舉秦檜忌岳飛浚謂飛曰王岳飛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奉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鄰瓊素不相下一且偃之在上則必爭云々不及岳之忠且智也萬々矣○秦檜主和議再補使蒙注憂字上脫母字父凶曰外艱母凶曰內艱起之起復之也謂停喪授職也霏雪

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後二年又自韓州移五國城在塗國所都東北千里上皇終焉音霍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時准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久已立功而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平飛屈已下之二人皆不答及飛破楊么俊益忌之於是嫌隙日深上自如平江如建康飛因宦駕以行入見飛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使則提兵赴京各據河陽陝府漳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奔汴而走河北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誅疏論恢復秦檜時為樞密副使主和議忌飛成功沮之飛以內艱去上力起之劉光世以言者論其退師幾誤事罷兵柄張浚以

票主十八史高宗本紀卷一百一十五 南宋高宗 三十一

錄起復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
又言罷之言便
蒙云蓋之字誤
又及鄭瓊叛呂祉
死浚因引容力求
去帝問浚誰可代
即者且曰秦檜何
如浚曰近與共事
方知其聞帝曰然
則用趙鼎浚曰得
之矣
○劉豫廢
再補張浚與趙鼎
余嘗歎其無識浚
極稱檜鼎以為不
可檜在政府一惟
鼎言是徒鼎由是
深信之不知為檜
所賣也
○胡銓封事

王德統其軍德與鄴瓊等夷不相下大諫詣督府訴
 德浚乃召德還為督府都統制而以呂祉為督府參
 謀領其軍祉簡倨不通將士之情聞瓊等反側密乞
 罷之瓊叛執祉以所部數萬降齊張浚遂以言罷浚
 之用德與祉岳飛嘗言其不可浚不聽故敗趙鼎復
 相己音紀見音現疏去聲恢復之復音伏
 相艱丁憂幾音機等夷平等之人祉音耻
 ○金人以
 劉豫不能立國廢之齊立八歲而亡○紹興八年上
 自建康還臨安秦檜復相趙鼎罷詔議講和自建炎
 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去尊號奉其正朔比於藩臣
 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囚後數南侵不利知江南不
 可圖然後遣檜為間至豫廢和議乃決金使張通古

再補謝枋得曰胡
 澹菴肝膽忠義心
 術明白思慮深長
 讀其文想見其人
 真三代以上人物
 朱文公謂可與日
 月爭光中興秦議
 此為第一
又堂々高頭也
也
又綱鑿注蒙街在
長安城南門內舊
有壘夷邸若今之
鴻臚館
又魯仲連不肯帝
秦曰連有陷東海
而死不願為之民
也
又袁了凡曰胡忠
簡公論王倫秦檜
劄子並出范公睿
筆而忠簡以為公

來編脩官胡銓上疏以為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
 之靈盡汚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皆
 為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
 夫三尺童子無知指犬豕而使拜則佛然怒堂堂天
 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邪奉使王倫誘致
 北使以招諭江南為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
 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乞斬倫檜近三人頭竿之
 蒙街然後羈其使責無禮興問罪之師三軍之士不
 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
 廷求活邪書上連敗竄去上聲數音朝間音上疏
衣襟也左衽夷狄之俗陪臣諸侯之臣愿音淹如劉
豫劉豫既立為帝而又廢之天音扶佛音佛曾音層

票主一八
 南宋高宗

親老上疏必有危
相取而自上之
○金以陝西河南
歸宋

再補便蒙紹興七
年金人許還梓宮
太后及河南地至
是先歸河南地
又便蒙家屬二百
口皆為金人被害
事在紹興八年復
復讐七部卻字議
蓋據宋元通鑿云
○李世輔來歸賜
名顯忠

再補夏五月金兀
朮撤離喝分道入
冠

又洪皓自金密奏
順昌之捷金人震
恐喪魄燕之重寶
珍器悉徙而北意
欲指燕以南云々
故議者謂是時諸
將極心分路追討
則兀朮可擒汴京
可復而王師承還
自失機會良可惜
也

○兀朮陷廬州
再補秦檜力主和
議恐諸將難制欲
盡收其兵柄故有

和之臣本主偏聽
生聞不亡而何待
○金兵分四道南
侵

再補夏五月金兀
朮撤離喝分道入
冠

又洪皓自金密奏
順昌之捷金人震
恐喪魄燕之重寶
珍器悉徙而北意
欲指燕以南云々
故議者謂是時諸
將極心分路追討
則兀朮可擒汴京
可復而王師承還
自失機會良可惜
也

○兀朮陷廬州
再補秦檜力主和
議恐諸將難制欲
盡收其兵柄故有

和之臣本主偏聽
生聞不亡而何待
○金兵分四道南
侵

再補夏五月金兀
朮撤離喝分道入
冠

又洪皓自金密奏
順昌之捷金人震
恐喪魄燕之重寶
珍器悉徙而北意
欲指燕以南云々
故議者謂是時諸
將極心分路追討
則兀朮可擒汴京
可復而王師承還
自失機會良可惜
也

○兀朮陷廬州
再補秦檜力主和
議恐諸將難制欲
盡收其兵柄故有

○紹興九年金人先以陝西河南
地歸宋朝廷遣官謁陵寢交地界除汴京留守
除官留守汴京

○青澗城李世輔來歸世輔之先
累世為蕃旗都巡檢使父子雖嘗仕齊每相泣恨不
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離曷欲歸
朝金兵來追縱之而奔西夏其父母及二子一孫皆
被戮至是乞兵於夏以復既出則知陝西已還宋乃
部夏兵而來上慰勞加賜賚賜名顯忠

○金國有謀反者事連宗
累上聲間音潤二子一孫
名皆未詳復音伏勞去聲

○金國有謀反者事連宗
盤等皆坐誅左副元帥撻辣實揚割長子金主亶之
太父行也自粘罕死宗戚大臣皆懼撻辣與悟室尋
亦以謀叛先後誅金與宋和實撻辣主之撻辣既死
於是右副元帥兀朮為左相乃密奏其主以宋未議
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

○紹興十年金兵分四道南侵劉錡大破兀
朮於順昌府檜急啓上召錡還岳飛敗之於郾城幾
擒兀朮飛至朱仙鎮檜急啓上召飛還韓世忠敗除
人於淮陽之加口兀朮還汴檢兩河軍與蕃部以謀
再舉

○十一年兀朮陷廬州
屬許州河南孔彥舟等抵東京敗音拜下並同郾城縣
京西南四十五里加音加

○十一年兀朮陷廬州
侵和州劉錡楊沂中敗之於橐皋檜又啓上亟班師
沂中自瓜州渡返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劉錡自

○十一年兀朮陷廬州
侵和州劉錡楊沂中敗之於橐皋檜又啓上亟班師
沂中自瓜州渡返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劉錡自

○十一年兀朮陷廬州
侵和州劉錡楊沂中敗之於橐皋檜又啓上亟班師
沂中自瓜州渡返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劉錡自

○十一年兀朮陷廬州
侵和州劉錡楊沂中敗之於橐皋檜又啓上亟班師
沂中自瓜州渡返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劉錡自

○十一年兀朮陷廬州
侵和州劉錡楊沂中敗之於橐皋檜又啓上亟班師
沂中自瓜州渡返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劉錡自

○十一年兀朮陷廬州
侵和州劉錡楊沂中敗之於橐皋檜又啓上亟班師
沂中自瓜州渡返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劉錡自

○十一年兀朮陷廬州
侵和州劉錡楊沂中敗之於橐皋檜又啓上亟班師
沂中自瓜州渡返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劉錡自

標主一八也... 三十三

是命 ○罷宣撫使 再補騎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揚浙中嫉之諸將不悅敵國之利而姦人得計也自是便覺南宋氣脉蕭索矣又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頭功張俊不能平

米石歸太平州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時臨時取旨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副使飛世忠尋罷兀朮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乃可張俊又構成飛罪逮赴獄中亟何鑄鞫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方侯高將遂傳會其獄韓世忠心不平詰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和議遂諧歸韋太后及徽宗梓宮於宋金人不惟盡悔所許陝西河南地仍割唐鄧等州入金畫淮中流為界西割商秦之半棄和尚方山原時宣撫使吳玠卒四年兵胡世將代之力以和尚原等地為不可棄兀朮必欲之遂以太散關為界于時金國屢有內叛宗戚大臣相繼誅夷且北有蒙兀自號太蒙稱帝改元連歲用兵卒不能討而與之和南侵又不得逞而宋之猛將精兵方日盛恢復實不難沮於秦檜有志之士扼腕歎息兀朮但死曰南朝軍勢強甚宜益加和好俟十數年南軍衰老然後圖之張浚趙鼎皆遠竄鼎卒於海外當時異議之人貶竄殆盡

取所歸之地 ○蒙兀自号大蒙 再補便蒙兀朮必求和尚方山二原遂弃和尚方山二原以木散關為界又檜之肉不足食而蠹國害善保首領以歿後世憾之夫天下者天下之主天下也宋之人主自取之禍不足言也天下之民被其害如此是為可惜耳袁氏曰檜死墓在建康近錢塔墓上豐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莫敢作神道碑及孟拱滅金回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恐其母許氏年高被禍許氏知之誦其父咸制策曰臣竊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遂貶秦檜忌鼎復用遂移之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長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

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塚吁是與王蠋在齊燕兵不敢推塚其墓木何遠也

○金主亮立金主徙居燕京

再補便蒙大興府至明太宗改順天

府遂建為北京又金遷都于燕在

泰西二十三年

○秦檜卒再補朱子曰秦檜

歸自虜庭獨以長衆謀焚感主聽使

和議翁然以定而不可破嗚呼始則

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校虜勢以要君

九死以無復敢言兵者秦皇地在巢縣宣化地在康西構成飛罪初虜之人冠高

宗命飛援淮西就道俊貽書以前途乏糧飛不為止

及俊歸朝反言飛逗留不進以糧乏為辭沮喪士氣

令万俟卨交章劾飛岳雲飛子梓宮人死于棺曰梓宮

世將之將音傑大蒙即蒙國又曰蒙古又曰韃靼

是為元朝復之復音伏遠竄紹興十九年金主

寘為其下所弑共立丞相岐王亮旻之孫也為去聲孫也寘

徙居之改燕京析津府為大興府號中都以中京會

寧府為北京汴京開封府為南京而舊遼陽府為東

京大同府為西京如故分蕃漢地為十四路置總管

府○二十五年秦檜卒檜秉政十八年臨終猶起大

獄欲殺異已者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幸檜病

已不能書得免已音紀劉氏曰靖康末檜任中司

之及歸為相九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之徒布在臺

省上大夫丞稱之既而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韓世

忠張浚岳飛方擅兵權檜與張浚密約議和而以岳

飛親黨則不得任忠正之士多避山林罷兵講和沉

該万俟卨湯思退陳康伯朱倬相繼為相其覆姓也

倬音卓○三十一年欽宗凶問至以去年冬殂於五國

城年六十○金主亮修汴京蓋經營南侵幾年矣嘗

因使來密藏畫工圖繪臨安山水城市宮室以歸題

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是秋徙居汴遂渝

盟舉兵其母諫殺之以威衆兵號百萬陷淮西諸郡

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

使不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

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

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論高宗不能中興者檜之罪

○欽宗凶問至

○金主居汴

再補便蒙金主俾寫臨安湖山以為

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

詩其上曰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

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

山第一峯又職官志制置使

不常置掌經畫邊鄙軍旅之事

又金之入寇在九月帝親征在十月皆康伯所請也又王惟已去頭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又使蒙海鯨戰艦也死鬪猶言殊死戰也

還奔采石報至中外大震有浮海避狄之議陳康伯不可命葉義問視師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金人陷揚州趨瓜州劉錡遣將敗之於阜角林有詔令錡還軍專防江上金主欲由采石渡朝廷以李顯忠代權而未至金人舟來虞允文亟督水軍海鯨船迎擊死鬪金人不能濟時亮聞有內變又聞舟師由海道來者已為李寶所焚而荆鄂諸軍方自上流而下忿甚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必濟過期盡殺諸將遂弒亮方亮之引而南也渤海一軍叛去已擁立葛王廢于遼陽聞亮死遂入譙京追謚宣為閔宗廢亮為海陵王謚曰煬褒晨之孫也後改名雍先是數年

又張浚迎梓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

張浚嘗言金必渝盟時相湯思退等大駭以為狂至是浚起判建康上自臨安如建康浚迎謁衛士見其復用以手加額逗音豆敗音拜阜角林在揚州令去聲丙交擁立葛王為李之為去聲發音三十一年上還臨安金使來遣使報之復尋和議夏六月上內禪退居德壽宮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二曰建炎紹興皇太子立是為孝宗皇帝

又建儲之議宗尹造滕岳飛密疏張浚建儲趙鼎贊決然以藝祖之後為嗣則出帝之獨斷嘉禾之瑞再補高宗紹興三十年春二月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太子

子進封建王帝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登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

賜名瑗適與崔府君名同封晉安郡王秦檜疾其英明而不能害也竟立為皇子賜名瑋封楚王紹興末賜名昚立為皇太子尋詔即位尊奉上帝為光堯壽聖皇帝皇后吳氏為壽聖太上皇后傳音稱時孝宗父已死追封為秀王謚曰安僖名子偁崔府君神名識音志瑗音院昚音慎以史浩為右相張浚樞密使督師江淮遂北伐浩不與其議力丐罷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特惟公浚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敗金兵邵宏淵出泗州圍虹縣降金將進克宿州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謀報金人大興河南兵將

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張浚北伐再補罷都督府在隆興二年四月又張浚猶言強梁也背量也言費財富多不可背量也并見綱鑑註○張浚終身不主和議再補是年八月行次餘于得疾手書付二子拭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國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又高宗之始失李

至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不犒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解去上銳意恢復是役不利乃復議和陳康伯罷湯思退張浚為左右相浚仍以都督視師時金人方屯車兵虛聲脅和有刻日湯思退諷右正言尹樞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贊浚乃請解督府罷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等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未幾卒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遺命付其二子以不能復中原雪國耻不得祔葬先人之墓不與之與音豫馬音蓋乞也靈壁泗州降音項平聲宿州屬河南列志寧金帥名將至之將音漿恢復之復復中復並音伏幾如字二子一名付又其一未詳○劉氏曰魏公之志貫日月既有議之者然早歲晚節有不可辨者二力攻李綱而寧與注黃同朝一不可曉也力引秦檜使至得政而寧與趙鼎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呂中曰嘗觀國

綱中失岳飛終失秦檜是三失則宋所以不中興也張公終身之偉功雖曰未足償而可也故忠有餘而智不足則或敗人事故君子貴致知又下南湖曰史傳云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思也又云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然則思退其檜之手足金之腹心乎

家自有中原之禍以來終始主戰者浚也終始主和者檜也以浚主戰而不免有富平之敗鄆瓊之叛符離之潰以檜主和而江左少康二十年是以當時主議者寧為檜而不為浚游談者寧慕檜而不慕浚無他檜之所為與人之私心合也然千載而下言及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言及浚則人莫不以手加額效林宗而慕李膺者矣以此見忠義者人心之所同浚之所為又與人之公心合也彼富貴利達飄風過耳而端人正士英風常存是浚雖死而浚之心未嘗不行於後世也 ○湯思退密有召虜議和之迹言者論罷竄之大學生張觀業論思退及王之望尹樞姦邪誤國鈞致敵人乞斬三人以謝天下思退行至信州憂憤而死道死康伯復相和議成先是國書太宗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館伴之屬皆拜其來使至是始稱上為宋皇帝止為叔姪之國易歲

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又康伯卒于元年二月洪造罷在二月三月十一月葉顯等相三年十一月葉顯魏杞免朱子云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夫邦以宰相厥衰用舍可忽乎一忽敗百敬一邪言百忠當時人物不少

貢為歲幣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而餘禮往往竟不能盡改上終身憤之其後屢請還河南陵寢地改受書禮金人卒不從蓋上雖有志復讐而無能輔其志者自陳康伯卒後共造葉顯魏杞蔣希陳浚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懷葉衡史浩趙雄王淮周必大留正相繼為相惟浚卿允文並相時有經營北方之議而浚卿持重卒與允文不合按肇要乾道五年秋八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已任獎廉退抑奔競每接朝士及收守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為相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号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之士六年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為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帝意方卿允文所為人亦議其虛誕竟卿因力求去遂判福州

矣而不能大用大
用而不能果中興
之業荒矣

又十五年六月周

必大薦朱熹為江

西提刑入對帝曰

久不見卿今當處

卿清要不復以州

縣為煩也除兵部

郎官熹以足疾乞

祠

又擠墜也

又便蒙胡銓嘗薦

熹於光堯除京官

熹辭不至

又便蒙熹嘗為監

潭州南岳廟詔熹

貧守道廉退可嘉

特旨改主管台州

崇道觀入館謂為

秘書郎

又兵部侍郎林栗

不效如浩尤不主用兵必大從容廟堂善類多所引

進朱熹以淳熙十五年被召必大作相時也初程頤

卒於徽宗之世其徒楊時在欽宗光堯時皆被擢趙

鼎雖不及識頤而主張其學惡之者以楊時為還魂

鼎為尊魂胡安國為強魂其後又有尹焞見召入經

筵焞蓋頤晚年高弟也士大夫名程氏之學曰道學

時好所尚或冒此名以進時好不同亦多以此名見

擠於世延平李侗受學於楊時之門人羅從彥而熹

又受學於侗胡銓嘗薦熹於光堯熹不至乾道以來

屢召不起特旨改秩奉祠召入館不就後為南康守

浙東荒除熹提舉往救之過闕嘗一入奏事至是召

對除兵部郎與侍郎林栗不合即奉祠去數月復召

熹辭惟進封事

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勢如人重

日之急務言之蓋本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

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

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

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

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

而不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臣凡飲食酒漿

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

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於有司之

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下之所以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

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

之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

當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甘昇之手腹心

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則

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

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号

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又時使邪佞庸妄

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

票主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三十一

與熹論易西銘不
合遂劾熹為淨誕

○朱熹進封事

再補精者知之明

也一者守之固也

克者勝一已之私

也復者循禮義之

正也對神明臨淵

谷謂敬畏之念不
已也

又淳熙五年四月

目云時曾覲王抃

甘昇三人盤結擅

政進退大臣權震

中外士大夫爭附

之俊卿曰向士太

夫奔競排之門十
才一二尚畏人知
今則不然公然翹
附已七八不復顧
忌矣人才進退由

私門大非朝廷美
事臣恐二人壞朝
廷紀綱廢有司法
度敗天下風俗累
陛下聖德帝感其
言
又直以一念之私
以下至天下之第
一流矣古今之通
患古先聖王競々
業々忌滿畏溢以
令其終是以免此
弊不然則免者幾
希矣
又人有廉隅不苟
容于世則似矯俗
激世者以此冠君
子亦小人之常態
又虞允文亦有為
之相而於戶口賦
歛必設名以貯內
帑亦不可解者可

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
不過使使官者數輩而已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
之官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
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
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極其私
蔽若用剛明公正之人而不得肆是以輔相則恐其有妨吾
之事害吾之明公正之人而不得肆是以輔相則恐其有妨吾
此等而後取疲懦軟熟或至庸極極者舉而加之於
位是以除書未出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
矣至於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
之地而於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此盤
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陛下又不能深割私愛付
諸廷議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能振於上
以風俗頹敗於下而浙中為尤甚以珠玉為輔醜以
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
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中正守道循理之
士出乎其間則群議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以
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此豈治世之士尚復
忍言之哉至愛養民力脩明軍政蓋自虞允文為相
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以必可指擬者為歲終羨餘
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

以見入才不易得
矣
又唐末擇師悉出
管軍中尉所輪貨
皆假貸富人倍以
酬息時人目為債
師
又刺字書落答切
音辣說文庚也劉
向傳朝臣舛午膠
庚垂刺
又大本猶凡事閑
此也夫大事者當
時之急務而帝常
顛倒之即其心術
有不明故也是以
帝之世人才如此
其盛矣而朝暮暮
罷遂不能振者悲
夫朱子有見於此
故曰大本在陛下
之心當時指為偽

籍不可催理者撻遣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徒使版曹
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
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持克士卒以殖私
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所以姓名達於陛
下之貴將具奏推薦以為得人豈知其論價輸錢已
若晚唐之債師矣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
方垂刺如此故其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
猶望其脩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孰豈不誤哉凡此六
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
無不正一有入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憚精勞
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言天下之大本與
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言天下之大本與
今日之急務大本在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
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
者是也疏八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
九辟乃以秘閣修撰奉祠又密草奏疏言講學以正
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扶公道
明義理以絕諛諂擇師傳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
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撥

學其人後世皆指為奸邪小人

○張栻名言

再補栻本在淳熙

七年年四十八

謙亦在其八年

四十五長從林之

奇注應辰胡憲

又光宗紹熙四年

十二月以朱熹知

潭州時使者自金

還言金人嘗問朱

先生安在故有是

命劉永新曰熹在

宋不為宋所用金

乃能知其賢而以

為問於是光宗授

以郡守然姑誰敵

人之耳自云爾豈

真有意於用之哉

有賢在此而不能

用反為彼所笑如

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熹之同志有廣

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遂不果上云熹之同志有廣

漢張栻者魏忠獻公浚之子其學得之胡宏宏安國

子也栻之言曰有所為而為者利也無所為而為者

義也學者誦為名言稱栻為南軒先生有呂祖謙者

公著之五世希哲之四世孫也亦祖程氏之學學者

稱為東萊先生皆先是數年來矣惟熹學問老而彌

篤學者共師宗之稱為晦菴先生四方仰其人如泰

山北斗南使至北金人必問朱先生安在同時有臨

川陸九淵世號象山先生者與熹爭論太極圖說且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行至信州而死去上聲下同陪臣宋使自同諸侯陪

臣復讐之復音伏適音括荷音弗留正留姓正名焯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謂學有悟入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變者迷於當局而

旁觀者瞭然見之

又淳熙十四年冬

十月太上皇帝崩

帝致喪三年群臣

屢請遵易月之令

不許十一月詔皇

太子恭決庶政

○金主璟立

再補世宗在金諸

帝中最高為文明之

主刑部斷死罪歲

或十七人

又璟立在正月傳

位在二月

又綱鑿注德壽宮

更名重華宮

又起自外藩入繼

大統而能盡宮庭

之孝未有若帝者

致喪三年又能却

群臣之請而力行

標主十八史各讀本卷之七

南宋光宗

四十一

音溥延平郡屬福建今南劍府奏事上書言事

實封上書畫栻音救魏忠獻公魏國忠獻謚公爵所為

之為去聲下

如字後做此

○上久有與子之意會光堯皇帝壽八

十二而崩乃詔內禪上奉德壽二十六年孝養備至

既升遐哀慕尤切以不得日奉几筵欲退終喪制移

居重華宮在位二十八年金世宗雍以是歲殂其嗣

允恭先卒孫璟立雍賢明仁恕號為北方小堯舜故

金之太定三十年與宋之隆興乾道淳熙相終始南

北皆得休息彼此無可乘之釁上之齋志不克大有

為者以此太子立是為光宗皇帝

八年改元者三曰隆興乾道淳熙

音景大定金淳宗年考音齊持也

光宗皇帝名惇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太上皇帝

音景大定金淳宗年考音齊持也

光宗皇帝名惇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太上皇帝

之
又便蒙太子嘉王太子當作皇子
又后念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何為不可
又疑疾疑畏之疾又道士皇甫坦善相久坦見后敬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上嘉王擴妃姓姪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憚謂皇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之且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

為至尊壽皇聖帝周必大罷留止葛邲為左右相改元曰紹熙皇后李氏大將李道女也悍而妬欲亟立太子嘉王為儲嗣因內宴請於壽皇不許后不遜壽皇有怒語后銜之乃造誣罔謂壽皇有廢立意致上驚恐得疑疾及聞後宮有暴死者上震懼疾愈甚不復過重華宮近兩載始一至壽皇彌不憚上亦不能視疾壽皇居重華踰五載壽六十八而崩上不能執喪一日忽仆於地中外危懼太皇太后立嘉王是為寧宗皇帝邲音弼載上聲光宗在位五年
寧宗皇帝名擴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疾病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密建翼戴之議知憲聖慈烈吳太皇太

又壽皇崩在紹熙五年五月
又光宗仆于地在五年七月此月嘉王即位
又便蒙職官志翊善即舊制說書也中興以後增置舊註官掌輔贊善道未知何據東宮官屬謂之宮僚龜年嘗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也上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何如
○朱熹被召
○韓侂胄負功
○趙汝愚務引進善類

后以宗社為憂將白事而難其人
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者琦之曾孫而太皇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皇垂簾引嘉王入即位代執孝宗之喪中外危疑者乃定光宗居壽康宮後六年而崩壽五十四上之為嘉王也黃裳為翊善講說閑導光宗嘗宣喻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人乃可問為誰以朱熹對彭龜年繼為官僚因講每及熹說上傾心已久熹在光宗時守漳州後守潭州為湖南安撫至上登極首被召除待制兼侍講熹未至已聞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有漸深憂之留正罷汝愚為相韓侂胄自負有定策功希

再補御筆即內批也霏雲錄朱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

又紹熙五年冬十一月朱熹憂韓侂胄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熹復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為慮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

熹迂濶不可用又趙汝愚上疏留熹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等交上章留之皆不報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不次之賞汝愚不肯驟除遂怨汝愚為政方務引進善類裁抑僥倖小人滋不悅相與共排之朱熹既至熹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略曰聞有旨脩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亦恐畿甸百姓當饑荒流離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至怨望忿切以生他變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略曰上皇定省之禮適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之然而往來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心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宜如此則陛下即位未幾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不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實威不復廣詢術人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略曰殯宮之卜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上疏宗社血食久遠之圖此又臣之所大懼也

忤侂胄在朝甫四十六日而罷言者以為熹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吊天下大老去之誰不欲去若正人盡去何以為國汝愚袖還內批且諫且拜不聽侂胄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汝愚在相位數月罷連貶竄服藥以死侂胄用李沐何澹劉德秀胡紘沈繼相

等為鷹犬搏擊善類無遺彭龜年劉光祖章穎葉適徐誼沈有開吳獵黃由黃度鄧駟陳傅良樓鑰鄭湜李祥楊簡呂祖儉曾三聘游仲鴻項安世孫元德袁燾陳武汪達范仲黼黃灝詹體仁等貶逐不可勝紀籍記黨人姓名目曰偽學以朱熹為首在籍者數十

朝張衛林仲麟蔣

傳徐範等六人此

事在慶元元年四

月籍偽學在三年

十二月

又趙汝愚留正

必大王蘭朱熹徐

誼彭龜年陳傅良

薛叔似章穎鄭湜

樓鑰林大中黃由

黃黼何異孫逢吉

劉光祖呂祖儉葉

適揚萬里項安世

沉有開曾三聘游

仲鴻吳獵李祥楊

簡趙汝謙趙汝談

陳峴范仲黼汪達

孫元卿芳燮陳武

田澹黃度張休仁

蔡幼學黃顯周南

吳彖滕李皇王厚

之孟姑趙華白炎

人蔡元定坐熹累道州編管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

亦坐上書救黨人編管留正以嘗引用黨人亦黜竄

俞端禮京鏜謝深甫相繼為相太皇太后紹熙初光

宗上高宗后呂氏尊

號曰憲聖慈烈太皇太后將音燮難如字下同閣音

甘入聲侂音託太皇吳后女弟妹曰女弟代執云々

僚屬傾心向慕也有漸御筆指揮漸耽近習上疏之

祠祀于外之命內批上所批罷朱子之勅宗姓宗室

同姓澹音淡茲音橫博音博駟音日混音植灑音浩

傳歸於子此古今之常也後世以人臣生之貪天之

功以為己有非小人之乞者乎嘗聞哲廟之立本宣

仁保佑之賜與諸大臣建請之功群儉矯誣乃以定

策歸功於祭確而上諍宣仁下累王珪遂為元祐大臣

不可解之禍其往轍可鑿矣我寧考纂承大統蓋慈

福宮定計於內趙忠定諸臣效贊於外侂胄何人黃

緣戚里蒙蔽朝廷既攘奪其功掩為己有猶且附會

言章胤之於必死之地亦獨何心哉然則確與侂胄

其罪俱不可勝

○朱熹以慶元庚申卒時偽學黨禁

雖嚴會葬者亦數千人呂祖泰上書論雪偽學乞誅

侂胄及其黨蘇師且周筠罷逐陳自强之徒召用周

必大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杖一百不刺面

配欽州必大亦坐謫降熹沒踰年黨禁稍解諸人或

復官自便然消沮變化之餘風俗已大壞矣將音燮復音伏

震皇甫斌危仲任

張致遠楊宏仲張

道周端朝林仲麟

蔣傳徐範蔡元定

呂祖泰五十九人

○朱熹卒

再補配流刑隸也

配法刺面

又黨禁稍解在嘉

泰二年通雅古者

便平通用按此禍

實京鏜所創何澹

劉德秀胡玠所成

鏜死三人罷稍解

○侂胄推傾入主

再補時侂胄專權

凡所欲為幸執不

預知也九章用一

錫擬加九錫

○侂胄生事開邊

再補續文獻通考

蒙古部契丹之別

標主十史學讀本卷之七

南天軍宗

四十四

部也契丹即達且
堯山堂外紀曰此
秋稱銀曰蒙古元
之先號蒙古者因
女直號金乃以銀
號其國也
又議以賄賂宰相
規求遷蜀陳自強
為之言于韓侂胄
○宋伐金
再補時有勸侂胄
宜立蓋世功名以
自固者侂胄然之
恢復之議遂起既
而折東安撫使辛
弃疾入朝言金國
必亂以願屬元光
大臣備兵為倉卒
應變之計侂胄大
喜鄭鄞友能幸文
附和其說侂胄用
師之意益銳矣

帝至環立蒙古兵來輒長驅金始多事侂胄聞金有
此釁謂中原可圖有兵曠者前蜀帥吳玠之子璘之
孫也吳氏世職西陲威行兩蜀留其子孫於京蓋累
朝遠慮曠有異志久欲歸蜀而不許侂胄遣歸數年
蓋欲使西蜀出兵乘輿天子車駕乘去聲蒙古部元
蜀非累國舊號後改號元西蜀舊本作四
上聲 ○開禧二年丙寅始於元太祖以伐金詔略
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
不報之仇茲醜虜猶託要盟股生靈之資奉溪壑
之欲迹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米
庭而敢為桀驁泊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舍垢
納汗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
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
子為人臣當告四方諸路進師曠首以關外四州獻
念祖宗之憤告四方諸路進師曠首以關外四州獻
金求封為蜀王尋即稱帝賴李好義楊巨源與安丙

○元太祖即位
再補續弘簡錄注
幹難河在大漢東
北
又帝既立功德日
盛諸部皆慕義來
降於是大會諸部
即位於幹難之源
夫禮義所在即華
夏之祿存焉禮義
所以野蠻之名存
焉無彼我無內外
人類之所言得而
豪傑有起誰得而
咎之元太祖是也
又游旌旗之末垂
三年十一月韓侂
胄伏誅
○金人連陷諸郡
再補自兵興以來
公私之力大屈而
侂胄以金人欲罪

密謀曠僭號踰月而誅四州皆 ○是歲元太祖即位
於幹難河之源太祖姓奇渥温氏諱鐵木真蒙古部
人也其先世為蒙古部長至太祖之父曰也速該始
併吞諸部落愈強大後追謚曰烈祖神元皇帝初神
元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宣懿后月倫適生
太祖手握凝血如赤石神元異之因以所獲鉄木真
名之志武功也元年大會諸王群臣建九游白旗即
位群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時金章宗泰和六
年也長上 ○丁卯開禧三年元太祖時北伐諸軍所
向無不潰敗而退金人大發兵連陷蜀漢荆襄兩淮
諸郡東南大震亟遣使通謝於金而侂胄弄兵之意

首謀乃復銳意出

又小人務利已而

不顧人害自云得

計不知放利而行

固多怨者侂曹所

推殺人將恨其晚

矣侂曹專政十四

年

又丘瓊山曰嗚呼

宋自南渡以後論

國大計者莫不以

雪讐耻復上境為

言切然以時君不

從其言為恨往往

咎注黃而惜李綱

罪秦檜而痛岳飛

非史浩而是張浚

侂曹此舉其心雖

非其事則未必不

是也彼有罪焉朝

廷自誅之可也乃

猶未已中外患之遂有誅兇之議皇后楊氏知書史

通古今當時侍郎史彌遠建密策而旨從中出者皆

后實為之一日侂曹入朝彌遠使殿帥夏震以兵邀

之塗擁出王津園推殺之先是元太祖征西夏拔

力吉里塞而還至是秋再征之○戊辰嘉定元年太

祖三陳自強竄死賴師且處斬周筠決配侂曹函首

謝金和議復成錢象祖為相史彌遠累遷與象祖並

相象祖罷彌遠獨相義曰庶人之讐釋記禮者猶可

蓋五世初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

我宋之於金不共戴天之讐也侂曹無謀浪戰固可

罪矣然乃至於函首乞和也當時大學諸生詩曰

鼂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以燕此但以利言言

耳未嘗以名義言也○呂中曰和我國家之不得已

也然必有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真宗變輿親征

達覽授首是引以有紹興之和嘉定之和彼欲得權幸

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已而料犬

羊巧詐寧無易我○金章宗璟在位二十年而殂無

之心乎累上聲○子立世宗之別子允濟於璟為叔○己巳嘉定二年

元太祖春元太祖入河西屢破西夏兵夏主李安全

納女請和○庚午嘉定三年元太祖金謀討兀朮烏

沙堡太祖遣將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太祖貢歲

幣于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于靜州太祖見允濟

不為禮允濟怒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

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太祖問金使曰新君為誰曰

衛王也太祖遽南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

此等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策馬去金使還言允濟

至函首屬庭是何

與平昔正人君子

所論者之不同哉

○金章宗殂

再補允濟世宗第

七子也

又元主已降夏則

亡金取宋必至之

勢也金夏與宋三

國相對而元晚起

取其一可以見矣

又便費元未建大

號時尚稱藩于金

不為禮見其庸懦

故也

又太祖南面唾即

策馬去眼底無全

金即知國所以為

體者在入宋也金

也元也皆國也元

主英雄而金與宋

昏懦存亡決焉存

票主十八史學讀本卷之七

西天釋宗

四十六

則為國也則安得有國耶
 又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屢遣使來督歲幣真德秀上疏請絕之曰女真以鞬靽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鞬靽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伐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鞬靽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云々今當乘虜之將也亟圖自立之策云々

益怒欲俟太祖再入貢而害之太祖知之遂與金絕金使之聲
 ○辛未嘉定四年春元太祖六年元太祖南侵敗金兵襲群牧監驅其馬而還自是連歲攻取金州郡
 ○癸酉嘉定六年元太祖八年金主衛紹王允濟在位五年無歲不受兵幾不能支且失將士心為大將所弒追廢為東海郡侯立豐王珣金胡沙虎以兵逼金主出宮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室璽沙虎欲除其黨遣黃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璽之兄也是為宣宗太祖分兵三道並進取燕南山東河北五十餘郡音
 ○甲戌嘉定七年元太祖九年元太祖駐蹕燕北金主以岐國公主及童男女五百馬三千兼

○金主遷汴
 再補真德秀曰臣觀鞬靽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直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隣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按真氏老成之謀云○宋以黃榜募忠義人
 再補黃榜即勅榜也宋因唐制用黃紙故謂之黃榜事物紀原唐勅書白紙多為蟲蛀至高宗上元三年始用黃紙謂之黃勅黃紙用辛若之物染紙以辟蠹其色黃又金已取連水縣乙丑開禧元年李全應募攻而復之

金帛以獻乞和雖見許度不能自立於燕五月遷于汴留丞相完顏福興輔太子守忠居燕太祖遣兵圍之守忠走汴後一年而燕京陷元兵自河東渡河而南距汴二十里而去金人自是地勢益蹙山東叛之東阻河西阻潼關而已欲窺宋川蜀淮漢以自廣遂敗盟來侵宋以黃榜募忠義人進討京東路忠義李全以歲戊寅率眾來歸全本連水縣弓手在開禧乙丑間已嘗應募焚其縣矣連水縣屬安東州
 ○丁丑嘉定十年元太祖十二年元以木華黎為太師封國王率諸軍南征克大名府定益都淄萊等州木華黎亂刺兒氏居阿難水東為人勇毅多智
 略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余木博余忽赤老温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撥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

焚蓋謂火攻也。又綱鑑注十六年伐夏二十二年伐夏執夏主親以歸。伐高麗等國在十四年按宋十一年元十三年此時金宋方戰蓋去年始宋金之好絕互相戰而後伐金取宋方昌之元已疲之金宋亦何待。又拖雷太祖第四子也綠雪亭雜言金元庚子皆稱太子。又字書拖同拖。又索之宋者貢之元敗於元者醉於宋覺人而人亦覺之適足為天下笑。

其征戰功多封魯國王。謚忠義子字魯嗣。○戊寅嘉定十一年元太祖元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及忻代澤潞等州是歲伐西夏圍其王城木華黎圍平陽行尚書省陷或謂宜上馬突圍出華歎曰吾不能保李華德之兵少援絕城遂此城河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夏主李遵項走西京。○高麗王暉降于元請歲貢方物。己卯嘉定十二年元太祖十四年西域殺元使者太祖親征。庚辰嘉定十三年元太祖十五年元木華黎徇地至真定又徇河北諸郡。壬午嘉定十五年元太祖十七年元太子拖雷克西域諸城遂與太祖會秋金主復遣使請和太祖時在回鶻國謂之曰我向令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為河南王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木華黎已盡取

耳。○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再補廣義角端之獸考之經典實之子史雖無其實然則楚材以是而諫蒙古亦可謂因事納忠矣。又角綱鑑張四知論中註作角音祿正字通云角角為二非是。又楚材曰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云々。又史弥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為皇太子更名昀。又弥遠遣皇后子谷石以廢立事白

之乃始來請耶遂不許使去。○癸未嘉定十六年元太祖十八年春三月元太師魯國王木華黎率。五月元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金章宗珣在位十二年而殂子守緒立是為哀宗。○甲申嘉定十七年元太祖十九年元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一角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太祖以問耶律楚材曰此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而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兼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太祖即曰班師德去。○自歲丁丑以後宋與金戰雖迭有勝敗然三邊無歲不被其擾上在位三十年改元者四。謚恭仁儉終始如一。然慶元嘉泰開禧凡十三

后后不可谷等一
夜七往返泣拜曰
內外軍民皆已歸
心苟不立之禍變
必生則楊氏無應
類矣云々

又嘉定八年詔浙
王嗣子均更名貴
和十三年立為皇
子更名竑

又時更竑速用事
久權勢熏灼皇子
竑心不能平嘗書
于几上曰竑速當
决配八千里又嘗
呼竑速為新恩以
他日非新州則恩
州也竑速聞之大
懼思以處竑而竑
不知

再補嘉定十四年
九月立貴誠為沂

靖惠王柄後

又按真德秀曾諫
竑竑不聽似自取
矣然竑速與鄭清
之登憲閣密語則
竑速之廢立已尚
矣先儒謂觀其雲
川之變號泣不從
且首約無犯太后
官家豈淨躁者能
之耶竑速之罪不
臣甚矣

又王聞變匿水竇
中士尋得之擁至
州治以黃袍加王
身王號泣不從壬
等強之王不得已
乃與約曰汝能勿
傷太后官家乎衆
許諾

又九渡黃河上流
名也其流岐裂八

年則侂冑之政嘉定十七年則彌遠之政壽五十七
而崩彌遠定策立嗣是為理宗皇帝三邊東

理宗皇帝初名與苦宗室追封榮王謚文恭希璠之
子太宗十世孫也寧宗子多而不育鞠宗室子名詢

立為太子薨初皇從弟沂靖惠王柄無子嘗以宗室
子賜名貴和為之後及失太子詢遂立貴和為皇子

賜名竑封濟國公竑慧而輕嘗疾史彌遠專權謂異
日不可容彌遠聞而惡之故陰為之計與苦幼不好

弄群兒聚嬉輒獨登高坐不動長上見者指以語群
兒曰汝曹不效此人恰一大王相似群兒每羅拜其

下遂有趙大王之號彌遠物色得之嘗取應得舉矣

特旨補官竑既為寧宗子遂以與苦為沂王後賜名
貴誠除邵州防禦使寧宗太漸乃白中宮以貴誠為

皇子改名昀宣遺詔即位進竑濟陽郡王出判寧國
府恭聖仁烈楊后同聽政事定然後撤簾宗室是時

死追封為榮王謚曰文恭生名希璠從去聲柄音丙
沂國靖惠謚柄名為之後繼立也法音橫濟上聲好

去聲長音張上聲語去聲邵州屬湖南今寧慶府
中宮楊后昀音勻寧國府即宣州楊后寧宗后

乙酉寶慶元年元太祖二十年時外議籍籍有謀作亂立竑
者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事不克

皆死李全在楚州與制置許國相失殺國亦以問罪
為辭舉兵南向圍揚州籍籍多也制置制置

丙戌寶慶二年元太祖二十一年元太祖伐西夏取甘肅等

標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七

四十八

九股水淺可渡故曰九渡

又焚材此事可謂元之蕭何矣

○元太祖殂

再補赫々茶々已為天命人心所係

屬矣即位之後先征西夏次取燕南

下山東河北五十餘城滅山西河南

六十餘國中原皇帝天上人目中豈

有金主哉詳見張四知論中

○元太祖用兵如神

再補拖雷太祖第四子史云少子拖雷監國窩闊台太祖第三子乃太祖有四子也

州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丁亥寶慶三年元太祖廿二年

元滅夏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惟得

大黃可愈楚材以夏主李覲歸○七月元太祖殂于用之所活萬人

六盤山臨殂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

限太河難以還破莫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

我則下兵唐鄧直擣汴京汴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

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

言訖而殂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至元

二年冬追謚曰聖武皇帝廟號太祖太祖深沉有大

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其勛績甚衆史之紀載

不備惜哉○太祖既殂時皇子窩闊台留霍博之地

○元太宗立

再補屬之欲反音燭

又晚年雄心漸寢

聽志治流休逸於

聽安意驕於業泰

焚材雖極力助勤

不能挽淪胥之溺

志耐情醜醜肆志

遐荒奸權滿朝賣

官鬻獄皇后乘急

竊權云々亦詳張四知論中

又時宋事無足言者元兵日強月昌

而宋只是一季全叛是患是嚮我所

制御一旦叛為我害彼嚮所敵漸克

平之得失其何如耶然李全之叛我

驕之也亦誰咎

國事無所屬皇子拖雷監國以俟皇太子至而立之

越二年皇太子始立是為太宗屬音祝○己丑紹定二

年元太宗元年元太宗名窩闊台太祖第三子母曰光獻

皇后弘吉刺氏是歲夏奔喪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

皇弟拖雷來見大會諸王百官以太祖遺詔即位始

立朝儀皇族尊屬皆就班以拜見音現○元始置倉廩

立驛傳命○庚寅紹定三年元太宗二年元遣兵取京兆

七月太宗自將伐金皇弟拖雷姪蒙哥帥師從○辛

卯紹定四年元太宗三年春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

城下時屬上元張燈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城中謀

知夜遣兵出其不意劫之全走陷于濠為亂槍所斃

又五月來假道是太祖所命遂守其遺命以啓他日之隙

○元始立中書省再補英主之將與必有英臣遇之然後大謀有所決矣

楚材文武兼資為太祖所擢而太祖東征西伐楚材有力當太宗之初中書之任非楚材而誰乎

又張四知曰人相得良佐用耶律楚材按注金尚書右丞履之子已答木祖云讐君父乎而遂相之粘合重山亦金人於是知英主收羅人才之巧

而亦革命之際真難處哉

又屢盡死殺人也便蒙言苦戰於陽翟而盡殺金人

又潼關監關人戍兵

又是役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死之

金人末路之英雄

又年當州字之誤

又金遣曹王訛可在三月

又諸軍元諸軍

○元太弟卒

再補諸人許元之論紛々不合余謂

出師有可乘之機是也然宋人竭謀盡力而後應之則

可其不自強而徒因人者不為少矣

票主一八史略讀本卷之七

其餘奔走北去○二月元太宗克鳳翔攻洛陽河中

諸城下之五月元遣使來假道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貪言背盟弃好

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宋殺之使去○八月元始立中書省改從

官名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

書右丞履之子也太祖有一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

呂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

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

讐君父乎太祖重其言命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博

究群書天文地理律歷術數釋老醫卜無不知者夏

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

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邪太祖聞之甚喜且見親用

嘗與西域人占月蝕西域人曰其夜月當蝕楚材曰

不蝕至其夜果不蝕楚材嘗言某夜月當蝕西域人

曰不蝕至其夜果然食太祖以楚材語太宗粘合重

山為左丞相粘合重山金源貴族也太宗以為左丞

相凡建官立法多出耶律楚材而粘合

重山佐成之議以不殺鎮海為右丞相○十二月元

太宗取河中太弟拖雷發騎六萬分兵自西和州入

興元由金房道襄陽至唐鄧與金人鏖戰於陽翟潼

關之戍亦潰西兵畢至合圍於汴慶烏高反○壬辰紹

定五年元太宗四年元太宗由白坡渡河次鄭州攻鈞州克

之遂取商鞏嵩汝等十四年使速不臺圍金汴京金

主遣其弟訛可入質太宗還留速不臺守河南八月

金兵救汴諸軍與戰敗之九月太弟拖雷卒于師金

主守緒突圍出走歸德府○元再使王檝來議夾攻

伐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

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宜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

又徽宗宣和元年遣馬政淳海使金約夾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許元共伐金再補丘文莊曰方

金之俘宋也屯於汴京之青城至是百有六年亦其地抑是奇

○金崔立以汴降元

再補先是金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岩六日而破其七

○又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為謀亦淺元人滅國四十以及

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其以此意曉之

○金亡

○趙范趙葵興師開釁

再補蔣宗誼曰昔元遣王檄來議夾攻金侯功成許歸宋河南之地及宋遣孟珙帥兵會元

師蔡州伐金獨許割陳蔡為界而河南之議遂寢此宋之失策也為宋計者當其議夾攻之日必與之定謀立

書誓曰我與金必報之讐也河南鞏洛之地我宋八陵在焉自金侵我中

以取禍不可不鑑帝不從詔萬之報使許之萬之乃遣鄒伸之報謝且議夾攻汴京元久許侯成功以河南地歸宋

○癸巳紹定六年元太宗五年金主奔歸德糧絕乃趨蔡州其將崔立以汴京降元四月元速不臺進至青城

欽之崔立以金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荆王從恪等至軍速不臺遣送北還○元以孔子五十世孫元楷襲封衍聖公整修孔子廟及渾天儀○宋丞相史彌遠卒鄭清之為相史嵩之為京湖制帥在襄陽南北有夾攻蔡州之約嵩之遣孟珙以兵四萬人先至圍其東南元兵圍其西北

○甲午端平元年元太宗六年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宗室子兼麟宋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守緒自經死函其首送于宋獲兼麟殺之金自完顏昺稱帝至是九世一百一十七年而亡○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會淮帥趙范趙葵乘金人之亡為恢復計朝臣多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帝乃命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出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指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

喬行簡亦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功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

○癸巳紹定六年元太宗五年金主奔歸德糧絕乃趨蔡州其將崔立以汴京降元四月元速不臺進至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万狀尤甚於宋徽

欽之崔立以金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荆王從恪等至軍速不臺遣送北還○元以孔子五十世孫元楷襲封衍聖公整修孔子廟及渾天儀○宋丞相史彌遠卒鄭清之為相史嵩之為京湖制帥在襄陽南北有夾攻蔡州之約嵩之遣孟珙以兵四萬人先至圍其東南元兵圍其西北相去

○甲午端平元年元太宗六年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宗室子兼麟宋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守緒自經死函其首送于宋獲兼麟殺之金自完顏昺稱帝至是九世一百一十七年而亡○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會淮帥趙范趙葵乘金人之亡為恢復計朝臣多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帝乃命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出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指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

喬行簡亦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功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

○癸巳紹定六年元太宗五年金主奔歸德糧絕乃趨蔡州其將崔立以汴京降元四月元速不臺進至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万狀尤甚於宋徽

欽之崔立以金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荆王從恪等至軍速不臺遣送北還○元以孔子五十世孫元楷襲封衍聖公整修孔子廟及渾天儀○宋丞相史彌遠卒鄭清之為相史嵩之為京湖制帥在襄陽南北有夾攻蔡州之約嵩之遣孟珙以兵四萬人先至圍其東南元兵圍其西北相去

○甲午端平元年元太宗六年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宗室子兼麟宋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守緒自經死函其首送于宋獲兼麟殺之金自完顏昺稱帝至是九世一百一十七年而亡○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會淮帥趙范趙葵乘金人之亡為恢復計朝臣多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帝乃命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出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指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

喬行簡亦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功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

原惟遙望揮泪不得展拜經幾春秋矣今既約伐金返我河南之地使我得灑麥飯於八陵之下上慰列帝之靈庶可也不然深鑒宜和海上之盟續我宋金數世之好不撤藩籬惟固唇齒彼必德我侯事定功成則我之八陵未必無可朝之路焉使元聞此雖豪傑滿前亦當疎聽侯其約定然後遣將不亦可乎智不及此待蔡州已破殘金已滅陳蔡之盟已定乃聽范蔡婦人之謀全子才小兒之伎畔

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而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車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々之說不聽

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出師之害范蔡故荆湖制帥趙方之子習於兵銳意攻取募山東忠義皆響應伸之未回而宋師出矣仲之等幾被羈留於燕詭辭得與檄俱來檄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不數日汴人以城附宋宋師入汴即趨洛元兵戍洛者無幾姑避去宋師入洛不數日糧絕聞元生兵阻大至潰而歸谷嵩之主和不肯運糧致誤事○乙未端平二年元太宗春元城和林作萬安

盟開費會師于汴武功不競國勢日蹙而淮漢之間無寧歲矣是可慨也夫

元立編脩所再補材於戎馬勿々之際認經籍其習中寬間有餘世人云倉皇無暇吾不信也蓋我量不以足兼之耳託時以掩其不才耳又哨捐通用捐掠○元始定賦稅再補賦稅不定上下不安得其宜與否存其人英主先定一代之綱紀此為始額猶數也通考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價

宮遣諸王拔都太子貴由姪蒙哥征西域太子闊端侵蜀漢太子曲出及胡士虎侵宋唐吉征高麗○丙申端平三年元太宗元印造交鈔行之六月耶律楚材請於燕京立編脩所於平陽立經籍所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秋闊端取宋關外數州十月入成都取秦鞏等四十餘州○時和議既不復諧蜀遂破陷荆襄淮甸無歲不受攻哨○元以耶律楚材言始定天下賦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一畝五升高稅三十分之一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賜塩每銀一兩四十斤水為定額朝臣皆謂太輕耶律楚

銀十兩
○詔講通鑿綱目
再補本貫御籍耶
律楚材奏制器者
必用良工守成者
必用儒臣儒臣之
事業非積數十年
殆未易成也蒙古
主從之

○杜景却元人
再補嘉熙元年十
月元人侵安豐知
州軍事杜景敗之
察罕元將帥名
又安豐之役元口
温不花為帥景善
完守禦元人以火
砲焚樓櫓城多墮
陷景隨補完元令
拔都兒硬軍所牌
叔木景募善射者
用小箭射其目拔

都見多傷而退
又趙葵以此心循
々收材則方昌之
強不患不摧宋之
末路運祚薄弱何
足憂乎更有孟洪
能用師中一月以
荆湖制置使知岳
州諸將聽命一概
之力可謂材矣自
是順序復土疆志
未終而卒天也欽
又立中書省於外
州謂之中書行省
又謂之行中書省
○元建太極書院
于燕
再補我不能用之
而彼已收用之世
多類之者何耶
○河朔始知道學
再補丘文莊曰儒

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丁酉嘉熙
元年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八月元試諸路
儒士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元兵略
地至黃州宋孟珙敗之。元口温不花攻黃州甚急珙
帥師救之入城軍民喜曰我
父來矣駐帳樓城指畫戰
守屢敗元師卒保其城○戊戌嘉熙二年元
宗十先杜景却元人安豐之兵復破察罕八十萬
兵於廬州。時元將察罕帥兵号八十萬圍廬州期破
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
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安豐時築堤
高於城樓景以油淮草即堤下播之皆為煨燼又於
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堤上衆驚景乘勝出戰
元人敗走景追蹙數十里景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
子庶監呂文德甬越伏精銳於後解儀真之圍以功
要害元人不能進遂引師北歸○呂文德總統兩淮
權利部尚書復進數文閣學士。○呂文德總統兩淮

出戰軍馬進淮西招撫使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微
時鬻新城中趙帥葵道傍見遺屨長尺有咫驚訝訪
求得之留之麾下後以邊功至顯官。使去聲音音音
也。○元塔思軍至北峽關宋將汪統制降先是曲出
率張柔等攻郢州拔之至是宋孟珙復取襄陽。珙既
陽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
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
本今百戰而得其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方
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練
也乃益置先鋒焉。○元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
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
於河朔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
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

再補丘文莊曰儒
河朔始知道學
再補我不能用之
而彼已收用之世
多類之者何耶
○河朔始知道學
再補丘文莊曰儒

者之學復盛于宋
昉于周敦頤成於
程顥兄弟其門人
楊時傳以入閩及
高宗南渡一時道
學之士盡從而南
終金之世惟崇眉
山蘇軾之學蘇學
行於北程學行于
南當時南方程學
盛行而大明於朱
熹北方之士則未
有聞至德安趙復
始傳其書至燕云
按國方昌則不止
傑出之才佐其主
又有潔行獨守之
士以勵其風尚二
者并立而才德兼
至及其喪也偏廢
其一雖有才而寡
德雖有德而乏才

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由
是河朔始知道學楊惟中弘州人年二十奉太宗命
使西域三十餘國宣國威布政條
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惟中為憲宗世世祖為太弟
鎮金蓮川立河南道經界同於汴梁奏惟中等為使
管福由唐鄧毫穎諸州金初滅以劉福為河南道總
束福不至復使語之曰汝不至吾以軍法從事福不
得已咸從衛以見惟中握大槌擊仆之數日福死河
南大治遷川陝宜撫使有郭千戶者殺人之夫而取
其妻惟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趙復字仁甫德安人
太宗時太子出侵宋俘德安之民姚樞奉詔即軍
中求儒士復在浮民中樞與語大奇之復以親族俱
殘不欲北行因與樞訣樞恐其自死留與共宿夜忽
失復樞遽馳尋呼之見復將投水樞挽回挾之北歸
復乃錄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學者乃北使能通周
程張朱之學皆因復而得然復竟不仕學者稱之曰
江漢先生○庚子嘉熙四年元太宗十二年春元太子貴由克西
域未下諸部元敕州郡失盜不獲以官物償之國初

無德則不能守無
才則不能為是以
君子教學之為急
又謀時宜而處之
則遷移不定然國
初制法大抵為一
代之紀衆目注之
衆耳習之故慎之
於始則所以要其
終不可不慎也
○詔封七賢
再補龜鑒尊祀黃
喬周家所以師賢
分祀聖哲唐家所
以崇道也此則耆
儒之儒名家所師
有不可以不重也
五君子從祀肇於
淳祐祇謁先聖之
春天札十頌吾道
增氣使萬世而下
皆知儒先道義之

多盜下令凡失盜去處令本路民戶代償民苦之多
亡命至是罷徵又官民貸回鵲金銀償之者歲加倍
謂之羊羔利往往破家至以妻子為質終不能償耶
律楚材請悉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令凡假
貸歲久惟子本相俸而止著為令貸音代從人來物
也又音持義同
○辛丑淳祐元年元太宗十三年宋詔先是著作郎李道傳
請下詔崇正學取朱
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頌之大學仍
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頤程顥張載從祀大常少卿徐
僑禮部尚書李埴皆繼以為請未及施行至是詔曰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
張載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
中興以來得朱熹精忠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
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
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
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天命不足畏人言
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

尊非周唐尊祀之意按帝世有真德秀不用而卒乃是告朔之羊耶

遂加封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廷黜王安石從祀帝謁孔子遂臨太學十一月元太宗出獵

再補太宗固太平之主也然殂後五年不立君何乃知太宗酒色之惑溺如此其醜先儒云特晚年皇后乘怠竊柄其怠云者即非他人之責也

文皇帝廟號太宗太宗自寬弘之量仁恕之心量時度物舉無過事華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齎糧時稱治平元自太宗殂後皇后乃馬真氏臨朝稱制凡五年不立君

又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登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

四年先是鄭清之罷相喬行簡李宗勉等繼為政無所決斷上思史嵩之之言自督府入為相雖欲議和輒為衆論所沮

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々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發惜民彝而已疏出史嵩之憾之帝亦不聽元杰遂去

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為一歲之憂方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而陛下起復之何邪况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古者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起復嵩之謂有折衝萬里之才欵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欵則嵩之本來知二親年老慮其不測思起復之計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為淮東總領未終喪制之許堪為鎮江守臣以預為己之地也故今里巷為十七字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裂之時方且擢灰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白麻之辱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鄉反噬之虞也夫自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而五刑之罪莫大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死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其他武學生京學生宗學生及徐元杰等上疏切嵩之丁父彌遠憂聞訃數日乃行詔諫不勝枚舉

起復為相言者目為權姦力攻之遂不復相范鐘游

○耶律楚材卒
再補三月元前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乃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政楚材憤慨成疾而卒
又丘文莊曰世史蒙古之臣皆書死而楚材書以卒何楚材仕於蒙古法制未正之初宋于貞謂當時無楚材不知人類何如耳是其有功於華人甚大蓋非木華黎輩專以拓地開疆者此也蒙古之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為牧地賴楚材之言而止蒙

侶鄭清之謝方叔吳潛董槐程元鳳丁大全等相繼為相每歲以防秋為常事止也○元中書令耶律楚材卒后嘗以儲嗣事問楚材對曰此非外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守而行之社稷之幸也后嘗以御寶空紙付幸臣奧都刺合蠻令自書填行之楚材奏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復有旨凡奧都刺合蠻所奏准令史不為之書者斷其手楚材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斷手乎后以其先朝勛舊曲加敬愷焉楚材天資英邁負出人表雖案牘滿前酬答不失其

古攻汴梁久不下欲城下之日屠之亦以楚材言而止嗚呼仕夷之人皆以救民為心如楚材又何責焉
又楚材在元真是良佐元之綱紀賴張焉然只其失節之大不能掩其餘悲夫
又袁氏曰楚材朱節之臣既不能善其始竟以憂卒又不能善其終擬之他人僅彼善於此耳
又使之生北地為生周旋如此則宋興元為敵為元曰卒亦史之常天下之惡一也善惡不

且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吳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平居不妄言笑及接士人温恭之容溢于外莫不感其德焉耶律楚材於太宗即位之初為定儀制位王拜則莫敢不拜矣即位之日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元朝尊屬有拜禮自是始楚材條便宜十八事言郡宜置長史牧民萬戶統軍使勢均力事以過驕橫凡政令便於民者甚衆太宗悉從之惟罷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太宗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楚材將下大將言金人抗拒父師多死傷城下請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太宗猶豫未決楚材又曰奇巧之工厚藏之民皆萃於此若盡殺將無所獲太宗然之遂詔罪止完顏氏餘勿問時太宗議裂地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與以金帛太宗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

下之公也，不得而私焚材也。若蒙古臣皆書死為例，則不可已耳。

○元定宗立

再補丘文莊曰：元自太宗死，國無君者五年。按第六后乃馬真氏，續弘簡錄乃馬真氏，號曰六皇后。

又便蒙失烈門，太宗第四子，由出之子也。

又朝政猶出於母后，故曰尸位。

又定宗后海迷失氏，欲從太宗遺命而立，朱烈門即位當在後二年下。

朝廷直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無擅利微可也。從之及率十菝，後有諧之者，言其在相位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皇后命近臣覆之，唯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後封廣寧王，謚文正，子鉉、錢、茶音、問、亂之也。與音預。○元便宜總帥汪世顯卒，世顯善兵，能將重儒，愛民勤儉，自持有古名將之風。

丙午，淳祐六年。元定宗即位，于速蔑禿都定宗名貴由，太宗長子也。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初，太宗有旨，以皇孫朱烈門為嗣。及殂，后臨朝，稱制者五年，乃議立定宗。○戊申，淳祐八年。元定宗尸位三年，而殂，壽四十三。葬起輦谷，追謚簡平皇帝。○元身乃馬真氏臨朝以來，法制不一，內外離心。定宗既殂，皇后海迷失抱子朱烈門，垂簾聽政。諸王大臣不

服，共議立太弟蒙哥。後二年，是為憲宗即位。○辛亥，淳祐十一年。元憲宗名蒙哥，太祖第四子，拖雷之長子。先是，諸大臣欲奉屈出之子朱烈門，久而不決。至是，元良哈以太祖諸孫惟憲宗謙慎，宜立

遂大會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而即位焉。朱烈門不服。憲宗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夷之，由是始定。○余玠大敗元人于興元。○元憲宗命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開府于金蓮川。先是，姚樞隱居蘇門，以道自任。太弟召之，樞至

見太弟，聰明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將大有為。乃盡其平日所學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

○元憲宗立

再補中主遷一隅者有焉，至混一之業，非大英主則不能。可以見矣。

又屈出當作由出，又多改反，一作台元良姓哈歹名。

按元定宗三年，即淳祐八年，定宗是年卒。淳祐十一年，即元憲宗元年，中間相距凡四年。

○余玠敗元人

再補南湖曰：姚樞治平之政，用夏變夷，此誠世祖混一天下之本乎。又無此也。○元憲宗祖為燕京行臺郎

中時牙魯瓦赤行
臺惟事賞以樞幕
長分及之樞一切
拒絕因奔官去後
世祖召之是則始
終仕之未嘗有失
節也
○我軍乘勝能不
殺一人身曹彬以
之克江南樞言行
則樞是元之曹彬
○元以史天澤趙
壁為經略使
○按宋鑿經略司
亦姚樞所議也云
以秋去春來之兵
分屯要害敵至則
戰退則耕積穀高
廩邊備既實俟時
大舉則宋可平太
弟善之遂置焉由
是東西數千里民

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
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
弊為條三十本末兼該細大不遺太弟太奇其才動
必見詢遠去聲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自少
召置之王府敷陳時務必以帝王之道為言世祖征
大理樞從行因中途夜宴樞言宋太祖命曹彬取南
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言
曹彬不殺一人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
明若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至大理城命○元以
史天澤趙壁為河南經略使使去聲史天澤真定人
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勇
力善射兄天倪為真定帥而死天澤繼其職太宗以
天澤為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攻汴梁
歸德蔡州多戰功世祖即位召問治道具疏以對言
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郡濡恩澤以安反
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祿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
二年拜中書右丞相所言皆次第行之三年李壇叛

人安業翕然歸心
○度宗咸淳十年
即元世宗至元十
一年
○元之得人如此
而宋於敗亡之間
始相天祥太勢已
去矣天下大定矣
雖若天祥忠盡貫
日誠感天而何
處下手若辨之於
早舉一賢而眾賢
繼之國無強弱以
人為本其勢自張
宋之亡乃不知人
之過也
○又便蒙作令太弟
於汴京關中自擇
其一云憲宗雅愛
太弟欲重之權故
令太弟自擇其一

據濟南遣親王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聞壇入濟
南突曰承突入茲無能為也言於王曰兵不宜力角
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歷四月城中
食盡潰降生擒壇斬之或謂壇之變由諸侯權重天
澤遂奏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解兵符者十七
人至元十一年詔天澤與伯顏總大軍侵宋天澤至
鄆以疾還襄陽帝勅尚暨能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
有終死不足惜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掇語不及他
十二年二月辛酉年七十四謚忠武後贈大師封鎮陽
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
以天下之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
通鑑立論出人意外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
自張天澤誦唐韋澳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
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慙服出入將相五十餘年
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方郭子儀曹
彬云子曰格樟棟杞梓檣櫓皆頭○壬子淳祐十
二年元憲宗元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禳事覺並
賜死謫失烈門及其黨於沒脫赤之地○六月元憲
宗以中州漢地封同姓太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

標庄十八史學讀本卷之七 南宋理宗 五十九

又便蒙作太弟遂請關中憲宗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以自益由是太弟盡有云々

○余玠卒再補或謂欽藥死先是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義玠以計召斬之故蜀人戴之

○余晦誣奏王惟忠再補先是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又便蒙諸治所在平曠之地者分徙之險要築城計餘皆以山為壘如徙

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遂請關中由是太弟有關中河南之地瀉鹵音昔○癸丑寶祐元年元

宗三四川制置使余玠卒玠多不謹帝不平會徐清吏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遂以資政殿學士召還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元太弟忽必烈平大理國○甲寅寶祐二年元憲宗時余晦宣撫四川以

私恨誣奏利路安撫王惟忠潛通北境大理陳大方兼旨鍛成之惟忠將斬於市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既斬血流而上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忠還遂卒先是朝廷用彭大雅理蜀甚有威名重築

合州城於釣魚山之類

又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云々今乃以素無行檢輕濠浮薄不堪重任余晦者當之云々帝不聽○胡穎毀淫祠再補淫祠無福古之訓也然世所惑莫甚焉凡巨蛇生物雖泛在山野而人猶懼焉此舉可謂豪矣又至是元吞天下之氣現焉身力不能下之今朝于元尋而開平都成焉宋不能競不足怪耳

重慶城余玠遷蜀郡平曠之地分治險要如合州治

釣魚山之類在蜀二十年民藉以安至余晦貪繆罔

功敗失要地以和州守劉雄飛為四川制置利路利

順元州之廣元府鍛成大理卿陳大方承順余晦旨

意鍛鍊以成其獄將音嶽上上聲幾如字重平聲下

同重慶府屬川南藉慈夜切繆眉幼切胡穎每見淫祠

即毀之人謂之胡打鬼經略廣東廣有僧寺佛像中

有巨蛇時出享人祭祀僧托之題疏得數千緡穎至

毀佛擊蛇其怪遂息淫祠不載祀典曰淫祠○丙辰

寶祐四年元憲宗高麗王細嗔甫雲南酋長摩合羅

嗟及素州諸國朝于元○元憲宗欲建城市為都會

之所太弟忽必烈言劉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

○元建都開平再補張四知所謂却室珠之獻者而人主之美德也使此心實然則百姓謠歌恭儉貫徹然太弟之英武而後大有為之業立焉苟非太弟左右之繼其後則元之為漢未可知也

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乃命秉忠營之名曰開平府三年而畢功相去聲○丁巳寶祐五年元憲宗七年元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可直銀三萬餘錠憲宗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用却之○十月元兀良哈牙伐安南屠其城○戊午寶祐六年元憲宗八年二月安南王傳國於長子光昂遣使以方物獻于元昂音丙○元討回回哈里發平之九月憲宗親帥大軍入蜀攻苦竹隘味守將楊立張寶死之是時兀人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幹服南來歷邕桂之境以至潭州一軍渡江圍鄂州○罷丁大全以吳潛為左相即軍中拜賈似道為

塞言路濁亂朝綱又時阿答胡為元軍都元帥二哥蓋阿答胡小字又似道時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宣撫大使判江陵府進軍漢陽此在十月元憲宗殂在七月元時有內難太弟張而不弛以致宋和固幸矣似道無制奇之略遂誤國愚奸甚矣○元憲宗殂于釣魚山

再補張四知曰馳騁車馬姿惑鬼神若謂軌迹夷易易遵也垂統理順易繼也迺一日之樂且足危無隄之興

巫覡魘魘之術無能延驛反之壽命

○又太弟圍鄂自開慶元年九月至十一月宋整元人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

○賈似道遣人議和許歲幣

再補阿里不哥世祖之弟初阿里不哥聞憲宗死即欲據有大號乃分遣腹心易置將佐聚兵燕雲與六盤渾都海和林阿藍答兒相表裏聞帝即位奔兵拒命

又本行者不在之稱天子崩未有謚號故稱大行便業

弟旭烈兀亦世祖之

又本弟許和在開慶元年十一月其十二月知潭州向士璧敗元兀良哈歹于南岳市圍解景定元年二月兀良哈歹會張傑于鄂州帥師北還

又內難沓起以為英主之地似不適然且為太弟已尚矣豈偶然哉

○元世祖即位再補宋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之奸且愚如此

○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

再補三月似道以所殺獲俘卒殿兵

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曰汝輩若得朕獎諭即志氣驕逸災禍未有不隨至者汝輩其戒之時太弟進攻鄂州宋守將張堅守不下遂死之樂音洛好去聲更音庚改也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師而太弟忽必烈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太懼密遣宋京詣元營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合州守王堅遣人走鄂以憲宗訃聞于似道似道再遣宋京往元營太弟亦聞阿里不哥欲襲尊號郝經曰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班師議和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大都遣一軍逆大行靈輿收皇帝璽遣使

召旭烈兀亦世祖之弟

王長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太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太弟然之乃許似道和且約歲幣之數遂拔寨而去留張傑關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哈歹之

造去聲屏音庚申景定元年元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元世祖

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憲宗既殂阿藍答兒渾都海等謀立世祖弟阿里不哥憲宗后聞之遣使馳至鄂請速還春三月至開平諸王大臣同勸進三讓乃即位

○元兀良哈歹會張傑于鄂州帥師北還宋賈似道命夏貴敗其後軍于新生磯遂匿其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圍始解江面肅清宗社危而復

所殺獲俘卒殿兵

再補三月似道以所殺獲俘卒殿兵

再補宋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之奸且愚如此

○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

再補三月似道以所殺獲俘卒殿兵

再補宋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之奸且愚如此

○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

再補三月似道以所殺獲俘卒殿兵

再補宋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之奸且愚如此

○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

再補三月似道以所殺獲俘卒殿兵

再補宋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之奸且愚如此

○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

再補三月似道以所殺獲俘卒殿兵

再補宋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之奸且愚如此

○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

再補三月似道以所殺獲俘卒殿兵

再補宋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之奸且愚如此

○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

再補三月似道以所殺獲俘卒殿兵

再補宋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之奸且愚如此

○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

上表言諸路木捷云々

又便蒙曲元史作西進當造字之誤

元史中統元年七月造中統元室交

鈔是也西軍即阿里不哥軍梵西域

浮凶種號元遣郝經來尋

盟再補元使翰林侍讀各士郝經來脩

好賈似道方以鄂功自頌恨奸謀呈

露命幽之于真州忠勇軍營驛吏防

守嚴逾獄行介佐或不能堪經語之

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

節不屈盡其在彼

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

夫經之言足可觀矣宋之群臣不言

言則蹈似道之奸計特可憐者理宗

耳宋祚之已如經所見奸人可畏如此哉

○賈似道拘留經于真州忠勇軍營

再補按忽必烈不世出之英主也其

左右太官不可不謂殊遇之賢也而

文統在幸執妬賢如此觀或勸經以

疾辭則其事已有見之者元人默々

任其所為於是奸可畏益决矣

又經上表曰願附

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資甚厚音○元阿里不哥僭號于和林城曲○

五月十九日元建元中統○進中統交鈔○元世祖自將討阿里不哥○元廣希憲大敗西軍于姑臧斬

阿藍答兒及渾都海○元以梵僧八合思八為國師○元遣郝經來尋盟且徵前日請和之議賈似道既

還朝使其客廖營中撰福華編稱頌鄂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朝音○元世祖既立廣希憲請遣使以息

兵講好命軍北歸俾因威並著世祖善之而不得其人王文統素忌郝經才德乃遣經行或謂經曰盍以

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

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

諷李壇侵宋以沮撓之欲假手以害經經踰淮賈似道懼姦謀呈露遂以李壇為辭拘留經于真州之忠

勇軍營驛吏防守嚴於獄犴介佐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

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感其

言皆自振勵音的沮上聲撓音開平聲犴音岸語音天世祖即位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使宋告即位賈似道以為有却敵功諱言納歲幣恐謀泄乃館經于

票注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七

南齊書

六十三

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歟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夫經所言非交鄰國之道乎似道反言之而理宗聽之相距九年始知其奸亦晚矣

賈似道忌害閹臣再補閹此郭門之制也閹臣謂閹外事未嘗關白似道似道銜之

償徵又按網整似道忌害閹臣在景定二年之末又劉整和瀘在元年叛降在二年六月劉整叛降元再補開慶元年元人圍鄂之役吳潛為左相又初賈似道斬浮橋敗元師也整及高連曹世雄之功為多便蒙鄭興當作俞興又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要國事虛實元自是愈易宋而邊禍日深矣又真金世祖第二子

真州經上書于宋帝及其大臣且請入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從人怒而闕死者數人居七年徒經別館與從者六人又居九年伯顏南侵宋懼以禮送經歸似道之謀泄亦竄死經歸世祖錫宴木庭自副使劉仁傑以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為人尚氣節為學思致用及被留撰續漢書易春秋外傳文集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亦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子來麟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朕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賈似道忌害閹臣兵退行打筭費用法欲以此污之向士璧趙葵史岩之杜庚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償尤多竟安置而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

自償萬緡餘不能辨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于城豈可聞於隣國遂得免徵餘者使去聲呂文德制置荊湖知鄂州辛酉景定二年元世宗中瀘州守劉整叛降于元先是止遷蹕之議者吳潛盡守城之力者向士璧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劉整既而似道妬功譖士璧世雄皆貶死整已懼禍而蜀帥鄭興復以宿憾遣吏至瀘打筭軍前錢糧適北軍壓境遂叛去瀘州屬川南止遷止其地元命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七月元初立翰林國史院立諸路提舉學校官元諸將敗西軍阿里不哥北遁元封皇子真金為燕王領中書省

南齊書卷之...

又復瀘來歸并在二月

又王文統為平章政事故曰宰臣

又濟南之圍在五月宋遣援在六月

出降在八月夫兵出不敢進而還將

降地也朝廷熙熙買田濟民敵日拓

疆我日慶疆理宗之為君何在焉元

已無宋於是二使來詰按自似道殺

殿率我曲不勝據指况忠良材將窳

殺殆盡宋之亡可謂自伐者矣

元立太子再補補太子國

家之太基也元之親為足觀者如此

事○壬戌景定三年元世祖中統三年呂文德復瀘州○元

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漣海來歸詔封壇為齊郡

王復其父全官爵○元宰臣王文統坐與壇通謀伏

誅○元史天澤圍李壇于濟南壇復降于元元人誅

之朝廷聞壇受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

城中食盡軍士潰亂壇乃復出降于元天澤斬壇

于軍門城中民開門迎降三齊復為元人所有○

元以董文炳為山東路經略使使去聲○元立十路宣

慰司立諸路轉運司○癸亥景定四年元世祖中統四年

月元以王德素為使劉公諒為副致書來詰其桀驁

郝經之故○三月元初建太廟五月初立樞密院以

太子燕王真金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以開平府

為上都元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樞曰陛下於基業為

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

重作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

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世祖

納之○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灰團劉整獻言於

元曰南人惟恃黑灰團然可以利誘乃遣使獻玉帶

於文德求置權塲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

信願築土城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者復至文德請

於朝許之開權塲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

互市內築堡文德弟呂文煥知被欺兩申制置為吏

所匿元人又於白鶴城築第二堡文煥再申方達文

○姚樞言策

又樞所建可謂無

遺議矣使理宗聽

之能納之也否

又歎々年

又置權塲于樊城

在秋七月

又文德色黑故號

黑灰團

又綱目或謂文德

曰權塲成我之利

也且可陞以通好

文德乃為請於朝

靜軒曰嗚呼自置

權塲于樊城然後

蒙古取襄樊之計

成而宋人失襄樊

之機決矣

又申制置文煥再

以書諫止鹿門山

在襄陽城東南築

土墻以護貨物

又事已無及惟自

啓尔

○彗星見

再補宋鑿有星字

于東方詔求直言

上書者多言天變

由公田不便民間

愁怨所致似道乞

避位帝諭慰不許

○元定都于燕

再補詔脩宮室

城池

又元史作諸王王

龍若失阿速帶昔

里給二人皆憲宗

之子也

又所以崇學者所

以保天下國家也

若不能保之則崇

之亦虛文而已理

宗以崇儒有名然

其當保者不能保

則其名亦虛而已

夫道之在人也世

異而道同宋熹之

徒真蘊之碩德尚

在而不用其他凡

以為國忠謀者孰

非道所在耶理宗

竄殺之曾不護惜

萬之大全似道前

後執柄貴頭似道

因天變乞避位帝

曰言事易任事難

自古然也公田之

說公私兼濟所以

決意行之今業已

成矣若遽因人言

而罷之雖可快一

時之異議如國計

何卿既任事亦當

任恐崇儒學者如

此是贅物耳

又度宗於理宗為

德大驚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請自赴援會病卒復瀘

音伏權場交易之所權音角襄城外襄陽城外互市

往來交易築堡堡障小城制置文德時為荆湖制置

使為○甲子景定五年元世祖至七月彗星長十數

去聲

丈芒角燭天自四更從東見日高方斂月餘乃不見

楊棟因指言蚩尤旗因此遭論去國彗祚歲切彗妖

現不見之見如字蚩尤○八月元以燕京為中都太

旗言彗星乃蚩尤旗也

興府劉秉忠請定都于燕世祖從之○元改元至元

時阿里不哥兵屢敗至是與諸王王龍若失罕速帶

音里吉合及其謀臣不魯花脫忽思等來歸詔諸王

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不魯花伏誅○元立

諸路行中書省○冬十月上崩在位四十一年改元

者八寶慶紹定則彌遠十年之政端平初元善類滿

朝有真德秀魏了翁等為執政侍從人以此慶曆元

祐自嘉禧以後至于淳祐則有萬之數年之政嵩之

既去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為邪邪人指正為邪

互為消長而狼狽莫如開慶丁大全之政景定改元

大全與吳潛雖人品不同各以竄死似道獨相遂執

國政末年寔有君臣相猜之跡未及更變而崩壽六

十一上臨御以來終始崇獎周程張氏及朱張呂氏

諸儒義理之學故廟號理宗太子立是為度宗皇帝

初元初年也從去聲慶曆仁宗年号元祐哲宗年号

周濂溪先生程明道伊川張橫渠先生朱晦菴先生

張南軒先生

呂東萊先生

呂東萊先生

呂東萊先生

呂東萊先生

呂東萊先生

呂東萊先生

呂東萊先生

呂東萊先生

呂東萊先生

呂東萊先生

呂東萊先生

呂東萊先生

姪宝祐元年為皇
子二年為忠王景
定元年為皇太子
前帝崩詔躬行三
年之喪

○賈似道專政
再補檀弓兄弟之
子猶子也

又令士人林德夫
告李規用金銀齊
扁乃黥配李于漳
州規于汀州事在
理宗景定五年

又延鴛等事在理
宗崩之明日元伯
顏為中書左丞相
亦在此月

○元以安童為丞
相

○伯顏入相
○以劉秉忠為太
保

度宗皇帝初名孟啓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猶子也
理宗子多而不育鞠孟啓於宮中改名孜又改名祺
立為皇子封忠王已而建儲改名昉歲甲子即位時
則蒙古部國號大元紀元至元之初也賈似道專政
進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立相以自副啓音啓猶子
音基啓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規等上書詆似道專
權害民誤國似道怒以他事罪竄遠州上書之詔
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
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何基金華人号北山謚
文定徐幾字子與号進
齊建陽人○元以王盤為翰林學士兼告○乙丑咸淳元
年元以安童為右丞相伯顏為左丞相以劉秉忠為

再補元初一時之
選稟如林宜哉

其興也
又丞相安童素開
衡名心慕之及見
於行館既還嘆服

累日訪以政事亦
在此年

又國家之氣振與
不振一言蔽之曰

人安人也得人也
然而安人在得人

知人之難古今不
免倒置故得人則

不要其終而知其
振若世宗者欲不

振而得乎
又虛齊曰襄樊東
南之重鎮也無襄
樊則險要失而東
南不可守矣

又注哨所女反當

太保參中書省事

安童本華黎四世孫年方十三位
在百僚上阿里不哥之黨千餘人

欲置之法安童侍側曰人各為其主陛下南定大難
而以私憾殺之何以懷服未降世祖驚曰卿年少何
從得老成語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為右相是年冬
召許衡至令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安童即親候之於
其館與語良久世祖嘗諭衡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
導之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
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也難去聲伯顏蒙古八隣部

人初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遣入奏事世祖奇之曰
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謀事出廷臣乃以安童女
弟妻之拜左丞改右丞劉秉忠字仲晦少從釋氏家
於邢州世祖為王時從寺主海雲入觀應對稱旨遂
留侍左右秉忠書無不讀尤深於易及邵氏經世書

天文地理律歷以至衆伎多通之嘗上書數言皆
開國要務世祖即位多施行之凡征伐以從行秉忠
在世祖左右不改舊服翰林承旨王鶚奏言秉忠參
帷幄密謀定社稷大計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
猶仍舊服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世祖即日拜

光祿大夫位太保仍詔以學士竇默女妻之○丙

寅咸淳二年元世祖至呂文煥守襄陽元人自開互

元三年

元三年

作所交反
又咸淳三年二月

賜第西湖
又吏把文書就第

呈署木小朝政
切决于館客慶堂

中堂吏翁應龍他
相書紙尾而已

又似道雖深居簡
出凡臺諫云々一

切外事不關白不
行嗚呼以私門為

朝廷以人臣為不
主而真朝真王抵

馬以共
似道貪風大肆

再補藝極也準也
藝作誓誤

又世子南木合世
祖第五子世子與

太子稱同
又太子忽哥赤世

市以來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撒星橋以遏南兵

之援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又哨所敵反

似道建第西湖葛嶺按綱鑑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

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拜官還越而密

令呂文德詐報元兵攻下陀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

侍從傳旨固留又遣中使加賜日至十數夜即交卧

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自娛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

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他相書紙尾而已內外

諸司彈劾薦辟舉削非關白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

斥罷殆盡吏爭納賂以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

者貢獻至不可勝計趙潛輩爭獻寶玉貪風大肆兵

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替莫敢言者湖西

在批州西治平聲彈劾彈劾有罪也薦辟辟元立

徐薦奉為官舉削舉用及削除名籍喪去聲制國用使司以阿合馬為使封世子南木合為北平

王○賜日本國王書○初給官吏俸及職田○元封

太子忽哥赤為雲南王○丁卯咸淳三年元世祖至

元以史天澤為左丞相忽都答兒耶律鑄降為平章

政事伯顏降右丞廉希憲降左丞○戊辰咸淳四年

道不通二將亦不用命○三學士人上書乞調諸道

兵併力救襄不報三學文學武學宗○弓量推排甲

畝○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夢鼎扼於賈似道不能

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江萬里馬廷鸞為相○元

車霄遁詔封信國公

祖第六子

又忽都答兒耶律

鑄二人並自左丞

相降平章政事

又伯顏自左丞相

降右丞廉希憲自

平章政事降左丞

○襄陽受圍

再補道不通元兵

絕其援路

○三學上書

再補武學習武藝

學兵法合格者有

考選法宗學諸王

屬尊者立小學于

其宮其子孫皆入

學考試等第宋史

選舉志具載此事

○元立按察司

再補八合思八作

小合思馬八與馬

字雖異而音相近

如按都一作按突之類

又周德恭曰是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突決棟焚不知禍及者耳

論得痛快

○似道權傾人主

再補諛楊朱反

又儀羽二字本易其羽可用為儀腹

心或作服心誤

又樊襄守將忠義憤發守而不下久

矣度宗為似道所欺經其久而曾之

不聞北降諸將將不可遷罪也悲夫

當時似道伐宋者

○似道粉飾太平

再補養賊於朝而

曰勿北降不情亦

甚矣

又每有猷奇計者

似道皆不納夫為

似道者使奇計行

之於身何損之有

○受孔子戒

再補元主當令受

帝師僧小思馬戒

前世人主指秦始

皇帝漢武帝嗚呼

忽必烈亦受戒之

法奴也款然毒諫

煉丹則依然其本

色何為怨家所訴

立御史臺及諸道提刑按察司行新製蒙古字更號
 僧八合思馬為帝師築堡鹿門山立諸路蒙古字學
 ○庚午咸淳六年元世祖至元七年江萬里請援兵救襄議
 不合罷去○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受圍三年奈何
 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得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女嬪言
 之詰問誣以佗事賜死自是無敢以邊事言者○似
 道權傾人主諛者動以周公輔成王擬之親王外戚
 宦官近習皆箝制不敢恣當世望士亦引用登朝為
 儀羽而服心不在焉在外監司郡守亦參用廉介非
 其人而得進者各有蹊徑最以吝賞誅貨失將帥心
 劉整降北獻策取東南謂緩取則經營自蜀而下急
 則由襄淮直進時諸將北降知國虛實者相繼似道
 方以粉飾太平為事略不為意諛音余箱音檢平聲望士有名望者儀羽
 儀表羽翼監司提刑安撫轉運提舉宋四監司吝賞
 誅貨如打算費用之類吝鄙吝也謂應賞其功而吝
 吝不賞誅貨謂誅求財貨粉飾太平言天下大亂而
 文飾以為太平如女子本無顏色而強以脂粉飾之也

○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世祖嘗令受帝師戒希憲
 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
 為臣當忠為子當孝是也有方士請鍊大丹敕中書
 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
 得壽不假靈于大丹也世祖善之以許衡為中書左
 丞時阿合馬專權無上蠹國害民嘗欲以其子典兵
 柄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

與
又衡上疏論阿合
馬專權固上蠹政
害民諸事不報因
謝病請解機務不
許日命舉自代者
不可乃拜衡學士
○許衡為學士
○建國號大元
再補世祖建國詔
警張安作多然亦
英主之氣象可以
見其度宇之弘矣
又綱自集覽馴致
猶言遂致造者書
之湯誥凡我造邦
南湖曰曰天則其
名太誇曰元則其
義頗隱蒙古擇斯
二者之間故不曰
天而曰元張四知
曰休乾元以建號

民典財而子又典兵太重世祖曰卿慮阿合馬反耶
衡對曰此反道也古者姦邪未有不由此者世祖以
衡語語阿合馬阿合馬由是怨衡音妬語阿○辛
未咸淳七年元世祖辛元劉秉忠許衡進所定朝儀
○立司農司以張文謙為司農卿○教水軍七萬造
戰艦五千築環城以逼襄陽○以許衡為集賢大學
士國子祭酒○十月建國號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
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
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
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互名復大以
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

華蒙古韃靼之稱
又握乾符而起朔
土以神武而膺帝
圖太祖之頌張四
知用之
又便蒙以在古制
以當然為一句於
朕心乎何有何憚
之有
又乾天也以其性
情言元即其德也
萬物資乾元之德
為始山峙川流是
形也皆乾元所流
布也人得之以為
仁休之不可離也
又本元二字秉忠
之所議也
○夢鼎再相
再補巨賊當路我
非常出之秋宜哉
又康耻事大死生

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
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
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
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大聲大恢土
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廷奏章申請謂
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
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
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為萬
邦尤切躡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
名固匪為之溢美乎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
天共隆大號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從太保劉秉忠之

事小亦自名言

○襄陽陷

再補重兵猶言強
兵元至元四年劉
整言于世祖曰攻
宋方略宜先從事
襄陽襄陽吾故物
由奔弗成使宋得
竊築為強藩若復
襄陽浮漢入江則
宋可平也世祖從
之

再補詐自逸而
為得計何似道之
不自討也我所以
重以其有朝廷也
一日無朝廷則不
止失其重而亦禍
將及焉人怨天弃
何能免邪
又元併尚書省入
中書省罷尚書省

議也音乎稱義之於戲於音烏戲

○壬申咸淳八年元

祖至元葉夢鼎再相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

九年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

道大怒乃令致仕以與似道意不合去○襄陽陷

先是理宗初年襄陽以制臣失撫御致王旻作乱而

陷謝方叔作相喻李曾伯遣將取之北方亦不苦爭

及劉整策行重兵圍襄陽呂文煥守城六年扞禦備

至而似道不肯調援雖糧食未乏衣裝新制無所措

辦至撒廬舍為薪緝關楮為衣援兵不至遂以城降

元主降詔諭文煥曰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宜力
尔主固其宜也然執宛援絕其如數方生靈何文煥
乃為元人之用制臣如制置使之類調援遣援兵

也

○文天祥致仕

再補在六年四月
當時第一流人而
退之如整履宋之
君臣喪心漢之尤
者也

又便蒙為當去字
之誤屢乞致仕以
去要君按便蒙稱
疾上加屢字

○平地產白毛

再補南湖曰樊城
之陷張順張貴死
于前張漢英范天
順牛富死于後皆
是矣

又許衡朱節之士
而其身有德行足
化人者何也革命
之際人所難處故
孔子嘗以不從弑

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

南宋書

○元併尚

上聲木名皮可為紙降音項○賈似道累章出督而

平聲下並同為元之為去聲累上聲出督累上

陰諷朝廷留之卒不行累上聲出督累上

書省封皇子忙哥刺為安西王○直學士院文天祥

致仕初賈似道稱疾乞致仕按綱鑑賈似道以去要

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

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故事亟

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天祥以蠶室似道諷張立志劾

使臺官張立志劾罷之天祥以蠶室似道諷張立志劾

罷之天祥遂引錢若水例乞致仕時年三十七矣要

○癸酉咸淳九年元世祖至平地產白毛如銀線

菜臨安尤多元侵樊城守將張漢英及都統制范天

順牛富死之樊城被圍四年遂陷天順仰天嘆曰生

入城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士死傷者不可勝

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

標主十八

南宋書

七十一

逆許由與未輩其難耶是以天祥有赫赫之名許衡有藉々之譏然許衡亦巨儒碩德曰不足觀則不可唯其碩德而如此最見天祥之高矣又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於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是太學博士陳著上書而帝不聽惑矣國事日非愚夫知之愚婦見之帝抵死不悟一亦曰似道二亦曰似道豈不惑乎

傷以頭觸柱赴火死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衡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之間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甲戌咸淳十年元世祖賈似道丁母憂隨起復伏陳宜中僉書樞密院○七月上崩在位十年改元咸淳壽三十五似道立皇子焮年四歲是為孝恭懿聖皇帝焮音顯孝恭懿聖皇帝名焮皇后全氏出也太皇太后謝氏

輔文明之治立大平之基為弼佐之稱首立朝儀頒章服建國號定郡邑皆秉忠矣之又推引賢士大夫焉夫終日詹然不異平昔然遇宋主則亦不免似道所忌乃朕知之者何得有之可以見元宋之興廢矣

臨朝稱詔改元德祐○封兄建國公焜為吉王弟永國公焜為信王焜音丙○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其薦人才各稱器使城開平城燕都皆秉忠相其地至是無疾端坐而卒世祖聞驚悼謂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唯朕知之至是八年秋八月劉秉忠贈太傅封趙國公諡文貞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無異平昔自号藏春散人有詩文十卷無子以弟秉恕為後元命中書平章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諸軍南侵陞辭世祖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天澤有疾而還尋卒先是世祖遣鑿馳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

樟棟杜杞梓楷彬
皆顯官其報云以
夷猾華李陵所謂
焉得不言尔者各
國可得言之

○伯顏大會兵于
襄樊

再補此役在咸淳
十年九月旌旗數
百里劉整固請濟
江伯顏不許居詎
戰死在其十月郢
州都統制張世傑
御之元兵遂入漢
取沙洋及新城

又撰當作禪々同
祀註非也

○天目山崩
○詔天下勤王

又伯顏遂帥師東
下規取荆湖其破
竹之勢成矣至是

亦何言况至此年
規為之策熟順流
東下孰能禦之部
曲傲其守將故降
附可悲夫

○劉整憤死
○似道督軍遷延
不出

再補是時似道專
權行止自由妄歸
咎于上下以自解
呂中曰似道固已
魄落膽喪矣是夜
三鼓鳴鑼一聲十
三萬兵須臾而散
竄身維揚雖寸斬
何救於國事

又已未理宗開慶
元年甲申景定元
年

又鳴鑼兵以鼓進
以金退

標主十八身身言元卷三

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為戒言訖而卒天澤
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
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歛迹退避若將浼
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為開國元臣

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至四十始折節讀
書尤熟資治通鑑其立論出入人意表出入將相五十
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言

○元伯顏丞相大會兵于
襄樊九月以降人劉整領騎兵出淮泗呂文煥領舟
師出襄陽爭先向導水陸並進攻沙市新城都統邊
居誼帥所部三千人力戰死之策應使夏貴力戰元
兵出其不意兵敗沿西南岸縱火歸廬州宣撫朱樸
孫提重兵不戰歸江陵

沙市新城沙市鎮在江陵
城外千里帥音率樸音杞

鄂州降○天目山崩臨安○詔天下勤王○乙亥德
祐元年元世祖至元伯顏留阿里海牙以兵四萬守
鄂而與阿朮率大軍渡江順流東下時沿江諸將多
呂氏部曲望風降附○江州降運使錢真孫自縊○

劉整自愧出淮無功憤死無為軍城下無為軍屬淮西○似
道都督軍馬遷延不出聞兵已下建康始率諸軍發
行在似道畏整不敢發及聞整死喜曰吾得天助也

帛輕重之舟舳迂道而行數日始達蕪湖將趨安慶

府牽制下流之師未至三日安慶師范文虎乃呂氏
婿已降將士無復固志似道許竭轉官資諸軍詔曰
要官資做甚已未庚申官資何在似道不能答鳴鑼

南宋書

南宋書

○文天祥募兵勤

再補丙辰理宗室

祐四年魁猶首也

○趙昂奔為忠臣

再補便蒙通守當

作通判通守隋官

名也通典通守煬

帝置之每郡各一

人位次太守太唐

無之

○朝臣宵遁

再補王煥遷都議

以已不得與不待

報徑出國門陳宜

中意似道已死皆

小人利勢之交道

○似道貶鄭虎臣

再補虎臣請為監

押官窘辱備至事

在德祐元年七月

○張世傑入衛

再補鄂州都統張

世傑帥師入衛遂

復饒州時方危急

徵諸將勤王多不

一聲退兵于朱金沙十三萬衆一時潰散似道奔入

楊州蘇州屬太平將趨將音漿安慶府屬淮西即

勤王天祥吉州廬陵人也丙辰魁進士第○殿帥韓

震謀劫遷都陳宜中以計誅之○池州破通守趙昂

發將死與其妻訣妻曰卿能為忠臣妾願不能為忠

臣妻耶昂發喜具衣冠與俱縊明日伯顏入城見而

憐之具衣棺葬焉池州屬江東將音漿○建康破趙淮死之淮

○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戒嚴防○王煥陳宜

中等劾似道不忠不孝之罪宜中上疏乞誅似道以

受賈恩至是亟劾賈以自解論音○似道赴貶鄭虎

臣以父仇監押至漳州即廁上拉其胸殺之父仇似

擊賈黨略無備禦之策司馬夢求監江陵沙市鎮力

戰死徵諸帥入衛夏貴督萬壽黃萬石等不至夢求

五世孫音替上聲○六月庚申朔日蝕晦真鷄栖于埭咫尺

不辨人物自已至午明始復蝕音食日月虛曰蝕埭

留夢炎相○文天祥將民兵峒丁二萬餘人入衛

與夢炎意不相樂以尚書除江浙制置守吳門峒音

之官而除為江浙之制置掌守吳門○州郡連降

元兵距臨安百里獨松關告急時張世傑軍五萬諸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州郡連降

太后降詔沮之
○詔天祥等罷兵
再補李芾以八月
知潭州按潭州陷
在二年正月然元
且守將吳繼明等
以城降則芾死尚
在元年靜軒曰既
而李芾甫亡湖南
隨陷可見湖南不
亡賴有芾在耳
再補文天祥乞命
二王鎮閩廣以圖
興復太后從之
又宜中議降世傑
帥部兵去臨安航
于海以圖興復
○天祥出使不屈
再補楊應奎奉太
后命上傅國室請
降已而宜中奔位
逃應奎與元使自

路勤王兵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議兩軍堅守閩廣
全城王師血戰萬一得捷猶可為也世傑大喜議出
師宜中以王師務持重降詔沮之遣使乞和獨松關
○詔天祥等罷兵潭州陷時一軍自湖南圍潭
州守臣李芾戰守屢捷經八九月城將陷闔門死之
將音漿李芾号肯堂守潭竭九備禦凡八九月出戰
屢捷而元生兵日增芾不能支正月城破芾命積薪
樓下携家人登樓大宴積金銀於兩畔酒半酣令劊
子將金銀去却令取刀來芾令從頭殺人到尾殺我
闔門皆死劊子遂四面放火自割其腹○丙子德祐
二年元世祖至正月秀王與畢奉皇兄益王昞皇弟
廣王昺等航海航海浮海避難○世傑去朝○元兵駐高亭
山去都城三十里○宜中夜遁○文天祥右丞相辭

泉亭還言伯顏欲
執政面議太后拜
天祥右相與堅往
嗚呼天祥之精忠
從容得宜無復遺
憾矣
○元兵入臨安
再補宋史伯顏令
程鵬飛取太皇太
后手詔諭天下諸
路降附于元
又天祥自鎮江夜
亡入真州
○三宮北遷
再補駙馬駙馬都
尉也宋尚公主者
例拜駙馬都尉
○宋帝至上都降
封瀛國公
再補開二王在溫
州以兵來會楊亮
節按史聞陳宜中

不拜除天祥為右相而辭不就○賈餘慶吳堅相○天祥出使軍
前天祥見伯顏乞退軍嘉興以俟講解爭辯不屈伯顏大怒群起呵斥天祥益自奮伯顏遂拘留之遣鎮撫使容說天祥曰大元將與學校立科舉丞相宋為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為大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辭氣慷慨議論不屈伯顏留之勿言天祥哭而拒之
○元兵入臨安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手詔諭諸路
內附三宮理宗后謝氏度宗后全氏與少帝○伯顏遣宰執先赴大都
天祥亦登舟北行至鎮江得間逸去大都至元九年改中都曰大都
逸去得間
○三宮北遷宮室駙馬宮人內侍大學等
數千人皆在遣中過真州守苗再成奪駕幾遂不克
○五月宋帝至上都降
駙馬天子婿曰駙馬苗再成
守臣苗姓再成名幾音機

在清澳遣使召之
宋之不復可知矣
又元將伯顏入臨
安府楊淑妃與其
弟楊亮節肩帝與
廣主昂如温州航
海至福州至是即
位

○端宗即位
再補宋已北狩而
高宗初立小人專
權夫已覆之轍當
急懲之其何相跡
履之蓋宜中夜逃
之人今縱令加頭
戮可也乃召為左
相與天祥相拮抗
宜其不相合哉

○天祥開督南劍
次于汀州
再補天祥與陳宜
中議不合乃求出

封瀛國公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德祐上都燕京北八百

里即開平府中統五年加號曰上都

○益王廣王由海道至温州蘇劉

義陸秀夫來會陳宜中張世傑海舟亦至福州宣謝

太后手詔以二王為天下都副元帥召諸路忠義五

月朔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共立益王是為帝即

位于福州是為端宗皇帝温州屬浙東元帥廣王都元帥益王副元帥

端宗皇帝名昀孝恭懿聖皇帝兄也即位改元景炎

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太皇太后為壽和聖

福至仁太皇太后皇太后為仁安皇太后尊度宗淑

妃楊氏為皇太后同聽政是古文○封廣王昂為衛

王陳宜中左丞相張世傑少保○文天祥至除右丞

相以與宜中世傑異意不肯拜○九月天祥開督南

劍州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軍冬十月天祥帥師次

于汀州興化軍通判張日中等來會時贛寇猖獗血

江閩廣之路日中等聞天祥開督勤王遂各起兵來

應天祥遣趙時賞張日中趙孟滌將一軍趨贛以取

寧都遣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

自江西起兵來會張日中建昌軍南城人橫○鄒鳳

與元人戰于寧都敗績武崗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

豐縣亦死天祥為製服哭焉○十一月元阿剌罕董

文炳入建寧府遂侵福州宜中世傑奉帝及衛王楊

太后等航海由湖州至廣州趨富陽遷謝女峽○丁

督

又猖獗謂其威勢

兇惡也

又一成一旅猶能

成國家在已隨內

外懲敗日夜戒飭

則或有可為之機

蓋天祥開督起應

之者如此雖然元

君臣皆傑出相協

合以南侵我敗亡

之餘內外猶不和

一隅之義不能伸

可惜哉

○宜中世傑奉帝

航海

再補十一月走潮

州遷謝女峽在

二年十二月

又元兵至瑞金浚

降之因為元人至

漳州說天祥天祥

標生一八八

南定

責以大義事在二年二月

丑景炎二年

元世祖至十四年

阿刺罕入汀州文天祥奔漳

又此時帝在惠州之甲子門勤王之軍有幾人傷心哉

降于元因趨漳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誅之○三月

再補希憲化江陵以德民垂涕擁送

月文天祥復梅州○四月天祥復興國縣○五月張

則其德澤入民也深矣不如此則焉

世傑復潮州○天祥自梅州出江西遂復會昌縣與

起世祖伯顏之嘆○天祥敗元人于

趙時賞張日中之兵皆會之○元中書政事廉希憲

再補綱整注興國縣屬贛州

卒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及有疾召還民皆垂涕擁

又帝不能據險於一方宋之衰至此亦何望耶

送建祠繪像以祠之卒世祖歎曰無復有決大事如

○李恒襲天祥再補時鄒鳳聚兵

真男子世以為名言○六月天祥敗元人于零都遂

數萬于永豐故天祥引兵就之會鳳

次于興國縣秋七月使張日中趙時賞等帥師復吉

兵已先潰

贛諸縣遂圍贛州○張世傑回師由潮州圍泉州不

又嗚呼此役則宋祚之亡決矣不使

克○帝舟遷于潮州之淺灣○元李恒遣兵援贛而

天祥得志一代之忠肝終天不伸使

自將襲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乃引兵走即

異域聞之猶將悲憤自切齒况當時

鄒鳳于永豐鳳兵先潰恒窮追天祥天祥至方石嶺

有被箭而死有被創而死有冒姓而

恒及之鞏信拒戰箭被射而死天祥至空阨恒又及

代之皆慷慨勇壯未嘗見其軟弱者

之張日中奮力戰元兵少却恒麾鐵騎橫擊之日中

可謂壯矣且夫趙時賞至隆興奮罵

身被十餘創猶手刃十餘騎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

不屈有繫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夕餐

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

屢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衆其用

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天祥

心為如何乎

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沂鄒鳳乘騎逸去

○天祥家屬送于

遂奔循州散兵頗集乃屯于南嶺幕僚客將皆被執

再補軍中後死于

暹羅國靜軒曰今託諭占城去而不返甚疾之之辭余謂宜中後應被寸斬讀至此愕然有從盜之意當是時宋室不絕如城宜中降于元則元主英明何用彼賣國之臣若其許浩亦應不在齊民之籍今逃占城誰知其為賊耶惜夫

○帝崩 再補 嶠州 嶠名在南海中 又宋不能復三尺之童知之秀夫昂謂有膽略矣其不謂成天也豈得已乎

拔田一成遂滅寒泥而中興已見前○陸秀夫立帝昺再補不務其當務之謂迂秀夫此舉於宋室不可為之日為之可為者已務之其餘力及講學何迂之有况疎略之際我首為疎略則誰能賴以為重矣乎勢已去矣不可為我已知之此秀夫盡其可務者以報國之志也○陸秀夫書大學章句 ○大星南流墜海中 小星千餘隨之 再補 厓山在新會南八十里鉅海中 又便蒙作優詔不

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臨刑劉沐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而天祥妻 子家屬送于燕二子死于道○廣州陷○十一月元 劉深以舟師襲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舟走秀山 陳宜中之占城求兵遂不復還十二月帝再遷于并 隩颶風作帝有疾元劉深復以舟師來襲并隩執俞 如珪帝舟遷于謝女峽占音瞻 隩音郁○戊寅景炎三年元 祖至元張世傑遣師討雷山不克○三月文天祥會 兵次于麗江浦天祥以母及弟登在惠州 乃趨之收兵出海豐縣○元以張 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帝舟遷于 嶠州夏四月帝崩于嶠州陸秀夫立衛王為帝是為

帝昺嶠音 閩

帝昺端宗皇帝弟也名昺即位改元祥興皇太后楊 氏同聽政先是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 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 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 為國耶乃與眾共立帝年八歲兵適有黃龍見海中 遂改祥興而升嶠州為翔龍縣以陸秀夫為左丞相 兼樞密使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略每時節朝會獨秀 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 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及拜首相與張世傑 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出其手雖忽遽流離

標生...

...

許天祥之心何其忠盡無息自咎其敗上表自劾于彈丸黑子之崖山當時之敗誰不知國勢已去之所致耶天祥為國與其敗孰大孰小然而喜朝廷之再造責其西之罪噫其忠與否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再補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執之

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見音現○六月帝舟遷于新會之厓山○有大星南流墜海中小星千餘隨之聲如雷數刻乃止○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敗于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少保封信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子道生復亡家屬俱盡○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文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盜陳懿劉興于麾下走海豐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

將者不可如此耶又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獲斥堠將乃知帝所在世傑為死計守之元人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世傑隨方拒之弘範無知之何元人招世傑不從再補世傑數古忠臣即天祥正氣歌意忠臣所見自相符合○天祥以詩示元將再補吳祐傳註古人以火灸竹簡令汗出取書字謂之汗青

天祥至各爭真偽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舟中以自從處上聲○葬端宗于厓山○元阿里海牙自海南還師上都○己卯祥興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年正月元張弘範兵至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荅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

○世傑備禦
 再補弘範出騎兵
 斷宋師汲路是最
 前之所設今以舟
 師據海口世傑擁
 彈丸黑子之地矢
 盡馬斃死而後已
 其志操何以此之
 故至其下卒及元
 人再來說禍福無
 一人叛者匡山一
 團結為義氣死猶
 如生凜々有光威
 矣哉顧迴瀾曰枕
 湖三日不至大風
 卒覆孤舟天亦不
 欲復存趙氏矣得
 天下於小兒亦失
 於小兒其道固如
 此也謝枋得有言
 五帝三王自立之
 中國乃滅於諸儒

平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
 弘範復遣人語匡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
 已執汝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
 口宋師樵汲道絕兵士茹乾糧十餘日而大渴乃下
 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
 義方興等且夕大戰元李恒自廣州以師會攻弘範
 命恒守匡山北面（戰上聲零丁洋詩上六句辛苦遭
 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沈風打萍皇恐難
 邊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語去聲○二月戊寅
 朔世傑將陳寶叛降于元己卯都統張達夜襲元師
 敗還元人進薄世傑之舟甲申弘範四分其軍自將

道學大明之時此
 宇宙間大變也
 ○宋師旗什
 再補弘簡錄俄有
 一檣旗什諸舟見
 之皆什
 又世傑知事去而
 尚逃之者蓋冀存
 趙氏不息之誠也
 秀夫知不免而殉
 之者蓋致死於不
 得已之忠也二者
 皆無遺憾矣
 ○陸秀夫抱帝溺
 海崩
 再補楊太后一婦
 人耳固不足以節
 義責之然艱難備
 嘗擁趙氏之後不
 耻為太后矣
 又艱闕一作間闕
 言艱難也

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匡山潮至必東
 適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
 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世傑敗之李恒等順潮退師
 午潮上元師樂作宋師以為旦懈不設備弘範以舟
 師犯其前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
 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什諸舟之檣旗皆什世傑知事
 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師薄宋中軍會日
 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
 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
 環結度不得走出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
 焉帝崩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屍浮海上者

○楊皇后溺海前再補宋之亡有堪切齒者然宋之主自投海死則不為敵所殺然則自宋以前禪代之後遇弑虐之慘者焉得此肩耶蓋亦宋待周未至肆毒故歎○宋亡

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已而世傑復還犀山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焚香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宋亡

為趙之為並去聲 ○犀山既破元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

祥已被執日擊犀山作詩哀悼曰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惟忻趙人怨木風揚砂水不流為楚者樂為漢愁兵戈紛々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不覺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無我我生之後遭陽九厥角誓首二百州正氣掃地山河羞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間闕歸國洗日光白麻重拜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可覩非無愧虎士如林一日不戒為人擒樓

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送于燕京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天祥至燕不屈繫獄勵操愈堅天祥在燕丞相博羅詰以古今廢典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又曰弃德祐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博羅怒曰尔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乃囚之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有闍僧言上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丞相帝疑丞相為天祥乃召天祥入論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主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乃詔殺于燕京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

船千艘下天角兩
雄相遭相噴薄古
來何代無戰爭未
有鋒鏑交滄溟游
兵日來復日往相
持一月為鷓蚌南
人志欲扶崑崙北
人氣欲河帶吞一
朝天昏風雨惡砲
火雷飛箭星落誰
雄誰雌須刻分流
尸浮血洋水渾昨
朝南船滿岸崖今
朝只有北船在昨
夜兩邊桴鼓鳴今
夜船々斲睡聲北
軍去家八千里推
牛醜酒人々喜唯
有孤臣淚兩垂明
々不敢向人啼六
飛杳靄知何處木
水茫茫隔煙霧我

期借劍斬佞臣黃
金橫帶為何人

愧○宋之故臣亦有由嶺海走安南者安南自其國
王李乾德卒於紹興子陽煥立陽煥卒子天祚立天
祚卒於淳熙子龍翰立龍翰卒於嘉定子吳昞立世
奉宋正朔當龍翰時有閩人陳京入其國得政為國
壻京子羨再世執其國柄及吳昞時羨奪其國傳子
威昞理宗受其貢而封之威昞傳子日照宋亡乃改
名曰烜奉貢于元初邵雍與客語及國祚取晉出帝
紀示之靖康驗矣至德祐益驗陳搏亦嘗有一汴二
枕三閩四廣之說宋果至閩廣而盡自太祖建隆至
欽宗靖康一百六十七年自高宗建炎至祥興又一
百五十三年走音奏紹興高宗年號淳熙孝宗年號
翰奮本作朝非嘉定寧宗年號出帝為契丹所執精

切邵雍康節先生出帝五代晉出帝為契丹所執精
康徽宗被執之年德祐少帝被執之年陳搏希夷先
生自太祖云々自太祖至欽宗
凡九世自高宗至帝昺凡九世

右宋自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帝昺祥興己卯
凡三百二十年而亡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宋紀九十五 高宗皇帝 凡九世 自太祖至欽宗 凡九世 自高宗至帝昺 凡九世

立齋先生標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七終

十八史略跋

元人曾先之十八史略。行於我邦也久矣。而元明史無曾先之。豈其久學問。事業不足傳於歟。四庫全書提要亦無十八史略。豈其書逸於我邦。傳於我地歟。將以童蒙課本。先他發明。故略之也歟。然而是書僅二數卷。歷序古今治亂。疎而不漏。簡而不得要。使初學之士。精脩此等書。各代離合沿革。瞭然於眉臆間。而後及溫公通鑑。

宋子細目各朝本史。則源委本末。條分縷析。免
為亡羊之歎。其得大賀氏標註本。刊行
請余言。余恐世評是書者。以撰者不著。為坊間
陋本。因書是言。返之。

明治九年四月 岡千仞

滕精義書



明治八年十月十九日 版權免許
明治九年四月二十日 第一刻成發兌
明治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第二刻成發兌
明治十五年三月十七日 校正第三刻御屆

再補人

熊本縣士族
大賀富二

東京府下麻布區麻布元町五十九番地

校訂人

神奈川縣平民
今井匡之

東京府下神田區駿河臺北甲賀町十七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山中市兵衛

東京府下芝區芝三島町十番地

發賣人

同

盛松館 能勢嘉左衛門
千葉縣上總國山邊郡東金岩崎町一百七十三番地

同

博文堂 後藤鋼吉
群馬縣上野國群馬郡高崎田町二丁目九十七番地

同

崇文堂 竹内輝吉
群馬縣上野國群馬郡高崎本町一丁目

同

煥乎堂 高橋常藏
群馬縣上野國群馬郡高崎中紺屋町四番地

同

藤屋 室直三郎
新潟縣越後國頸城郡高田稻田鍛冶町

同

徵古堂 東浦榮二郎
山梨縣甲斐國西山梨郡甲府柳町三丁目

同

盛化堂 長島爲一郎
埼玉縣武藏國北足立郡鴻巣宿百廿五番地

美濃屋 川瀨代助
愛知縣尾張國名古屋區本町三丁目

發賣人

全

新潟縣下越後國葛塚 弦卷七十郎

全

新潟縣下越後長岡表町 目黒十郎

全

新潟縣下越後長岡表町 上田屋治平

全

新潟縣下越後長岡表町 松田周平

全

新潟縣下越後國長岡表町 佐藤作平

全

神奈川縣下相模國小田原驛 米屋忠兵衛

全

神奈川縣下武藏國橫濱辨天通 吉川伊兵衛

全

熊本縣下肥後國熊本新二丁目 長崎次郎

全

山形縣下羽前國米澤 須佐權平

全

埼玉縣下武藏國熊谷谷驛 松枝悅三郎

全

函館縣下渡島國函館 魁文社

全

千葉縣下下總國佐原町 朝野利兵衛

全

熊本縣下下野國熊本倭町二丁目 小林八郎

全

長野縣下信濃國長野櫻枝町 西澤喜太郎

全

長野縣下信濃國上田原町 伊東甲造

發賣人

全	廣島縣下安藝國廣島一丁目
全	島根縣下出雲國松江
全	福島縣下岩代國福島
全	秋田縣下羽後國酒田
全	山形縣下羽前國鶴ヶ岡
全	山形縣下羽前國鶴ヶ岡
全	山形縣下羽前國山形
全	秋田縣下羽後國秋田
全	宮城縣下陸前國石巻
全	青森縣下陸奥國弘前
全	青森縣下陸奥國弘前
全	函館縣下渡島國函館
全	兵庫縣下播磨國姫路
全	長崎縣下肥前國佐賀
全	廣島縣下薩摩國廣島

以 文 社

園山喜三右工門
上野屋彦太郎
白崎善助
地主文藏
小池藤次郎
五十嵐太右衛門
本間金之助
山口啓之助
武田莊七
野崎九兵衛
常野嘉兵衛
山野長平
河內莊助
吉田幸兵衛

東京府下芝區芝三島町

甘泉堂和泉屋

山中市兵衛

橡木縣下下野國足利町

全

支店

廣島縣下日向國宮崎

全

支店

同 薩摩國廣島

全

支店

静岡縣下遠江國掛川

全

支店

長野縣下信濃國長野

全

支店

同 飯山

全

支店

宮城縣下陸前國仙臺

全

支店

神奈川縣下相模國厚木

全

支店

沖繩縣下琉球國那覇西村

全

支店

東京府下京橋區銀座四丁目

柳心堂全

支店 山中喜太郎

東京府下京橋區銀座二丁目

井洌堂全

支店 山中孝之助

本製

